

第一章

猎手与森林绿

萨利掏出兜里那沓薄薄的钞票数了数，13 美元。星期六早上 6 点起床，到现在整整 7 个小时，一共赚了这么多。萨利懒得算时薪，但他很清楚，多姆在超市堆放酸奶和奶酪也比这赚得多。

跳蚤市场里空荡荡的，大部分摊主都懒洋洋地坐在长椅上，脚跷起来搭在桌上，但萨利在学校里坐的时间已经够长了，所以他依然站在摊位后面，双臂抱胸。

今天的生意实在糟糕，又赶上这么个节骨眼，无异于雪上加霜。要是萨利能带回去 100 块钱付房租、买杂货，老妈也能缓过一口气来。

他仍不敢相信，放逐音乐公司居然倒闭了。老妈为他们工作了九年半，当过经理也做过会计，几乎什么都干过。但她没有会计学位，甚至连高中学历都没有。她该上哪儿去找新工作，哪怕薪水只有原来的一半？

萨利叹了口气，望向通道尽头。

一个和他年纪相仿的女孩出现在转角处，正朝这边走来。萨利

看着女孩越走越近，她低着头，肩上搭着个破旧的背包。看起来有些张扬桀骜，或许这样的气质来自女孩的军靴和露指黑色皮手套，以及她背后甩动的黑色小辫，小辫就像一股股跳动的绳子。

女孩越走越近，萨利低头假装在看手机，她实在太过引人注目。

出乎意料的是，女孩在他的摊位前放慢了脚步。她打量着玻璃柜里锁着的魔球，伸出舌头舔了舔自己的牙齿。她穿着松垮垮的工装裤，素面朝天；棕色的脸庞瘦削而坚毅，满不在乎的表情里藏着一丝阴郁，看起来并不像是二手市场的常客。

他清了清嗓子。“请问有什么我可以效劳的吗？”

她眯起眼睛打量了他一番，就像刚才完全没注意到他一样。然后，她取下背包蹲下，消失在桌子下面。

片刻之后她站了起来，手里抓着个魔球——是一颗森林绿，增强嗅觉。不需要翻书萨利也知道，它在10级稀有度表上能排到3级。在零售市场上，这颗球能轻松卖到600美元。

“多少钱？”她举起魔球问道。

他的心跳得厉害。只要能做成这一笔，这个周末就算值了。“哇噢，你在野外找到的？”她看起来既不像收藏家也不像投资客。

她点点头。“它裹在泥巴里，我本来以为是颗军绿。”军绿在稀有度表上也算条大鱼了，它能增强你对普通感冒的抵抗力，价值60块。

“天，那你估计花了不少力气才把它清理干净吧。”

“多少钱？”她点点头算是回应，然后继续追问。

萨利努力回想自己手里还有多少现金。250块？或许有270。正常情况下这么多钱足够他周转了，说到底，谁会到跳蚤市场来卖森林绿？

他的目光在女孩和魔球之间游移不定。“250？”说到最后一个

字的时候，他的音调往上抬了抬，听起来像是个问句。

女孩不屑地笑笑，弯腰捡起背包。“我去霍利迪家也能卖 325。”

听到“霍利迪家”，萨利有些刺痛，女孩说出这个词的时候也活像是被烫了一样。

“等等。我可以出到 350，但剩下的 100 要明天才能给你。”他只能去跟多姆借。

女孩单手叉腰，“抱歉，是什么让你认为我觉得 350 是个公平的价格？容我重新说一遍：哪怕是霍利迪家那些混账也能出到 325。”

萨利自嘲地笑了。那帮家伙的确混账。正是因为他们在扬克斯开了家新店，萨利的收入才一落千丈。而亚历克斯·霍利迪本人更是混账透顶。想到这里，萨利及时掐断了自己的念头，以免思维的火车沿着这条路越跑越远。

他迅速盘算了片刻。这姑娘可以把森林绿挂到亿贝上，至少能卖 450 块；扣掉手续费，她能拿到 400 块左右。

“好吧，425。”200 块的利润，他完全可以接受。

女孩皱起眉头，仿佛想说点儿什么。萨利举起手，“别跟我说这个价钱不公平，连想都别想，”他直视她的眼睛，“我们都心知肚明。”

女孩的皱眉维持了一秒，然后变成了微笑。她的笑容完美无瑕，甚至还有两个酒窝。“算你赢，425 元。”

他掏出口袋里的钞票开始数。“如我所说，现在我可以给你 250 元，剩下的要等到下周六。”

女孩的眉毛拧到了一起。“你不会以为我现在就会把球给你吧。如果你要下周才能给我钱，那我到时候再带着它回来。”

萨利舔舔干得要命的嘴唇。如果放她走，那也许她再也不会回来了。以前就出过这种事，不要给卖家时间，别人可能会出更高的价钱。

“听着，我会给你写个收据，我的信誉很好，我每周都在这里。”
萨利看见尼尔正在走道对面拆一箱二手DVD，“尼尔！”

尼尔抬起头来，尽管室内光线昏暗，但他仍戴着一副冲浪墨镜。

“告诉她，我是不是值得信任？”萨利挥舞双手。

尼尔指指萨利的方向。“你可以把性命托付给他。”

萨曼莎在旁边的货摊后面大喊，“他说得没错！”然后画了个十字。萨曼莎是尼尔的老婆，所以她的背书有些多余，但“森林绿”姑娘没必要知道这么多。

萨利转身面对女孩，她双臂抱胸。“事关这么多钱，我连自己的奶奶都不会信。”

“嘿，萨利？”萨利一直没注意在摊位旁逡巡的这个孩子。小男孩大约十二三岁，印度血统，手里捧着一枚仿制的魔球——是颗樱桃红。“你能给我签个名吗？”

“当然。”萨利接过男孩手中的仿制球和记号笔，暗自得意女孩看到了这一幕。

“你确定自己可以信任我吗？”萨利一边签名，一边问道。

男孩笑了。

萨利吹干墨迹，把球交回小男孩手里，“谢谢你，小兄弟。多谢你请我签名。”

“这是怎么回事？”小男孩绕过转角不见了，女孩冲他消失的方向做了个手势。

萨利伸出手。“戴维·沙利文。”女孩低头看了看，却没有伸手。他补充道，“我就是找到樱桃红的那个人。”

“我知道戴维·沙利文是谁。”她听起来有些暴躁，“十分钟的百万富翁，直到亚历克斯·霍利迪的律师停止兑付那张支票。可怜的小家伙，被纽约最当红的亿万富翁狠狠摆了一道。”

这些话无异于往伤口上浇热酱，但萨利完全无法否认，她只是说出了最赤裸的事实。

她把森林绿托到耳畔，摆了个铅球运动员的姿势。“接着说，我们算是成交了？下周六见？”

“这样吧，”萨利一边试图忘掉她刚才的话，一边掏出钥匙，打开柜台的锁，取出里面最值钱的两颗魔球——一颗柠檬黄（长高1英寸）和一颗石板灰（歌唱能力）。两颗都是2级稀有，加起来大约价值260元。“这算是抵押品，它们的价钱远不止175块。我愿意相信你。”

她考虑了一会儿，低头看看魔球，又抬头看看萨利，最后接过他手里的球放进背包。他们交换了电话，以防下周万一无法赴约。萨利数好钱放在桌上，女孩把钱收进背包后，终于把那颗冰凉的森林绿放到了他微微出汗的手掌中。

“下周六见。”说完这句，女孩转身离开。

萨利目送女孩远去，她走路的时候，手腕在身侧轻快地摆动。

“喂。”他喊道。

她回过头来。

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她笑了。“猎手。”

“呃，魔球猎手，就这样？”

她伸出手指点了点他，“没错。”

“或许我们以后可以继续合作？”

猎手点点头。“如果你的报价合理，我没问题。”

萨利也点点头。“周六见。”

猎手消失在视线尽头，萨利托起森林绿转动欣赏。

“她真美。”尼尔在对面大喊。萨利一直觉得尼尔的平头很碍眼，他那张明快开朗的脸显然更适合卷曲的长发。

“她取出这颗球的时候，我差点儿噎着。我从没弄到过森林绿。”

“我说的可不是魔球。”尼尔笑道。

萨利咧咧嘴，但什么也没说。毫无疑问她确实不赖，但不是他欣赏的类型。那姑娘太严肃了，萨利喜欢笑。

“我和第一任老婆就是在跳蚤市场认识的。”尼尔摸摸自己的头顶，“她非常……耀眼。赤褐色长发，双颊缀满雀斑。”

“你知道我能听见你说话吧？”萨曼莎在摆满塔罗牌、水晶和熏香的摊位后喊道。

尼尔假装被吓了一跳。“抱歉，”他冲萨利做了个鬼脸，“我刚才说的是‘耀眼’吗？其实我想说的是‘土气’。那张脸，咳，跟大卡车差不多。不管怎样，当时我正在卖感恩而死乐队的纪念品——”

“还有盗版的演唱会磁带。”萨曼莎插嘴道。

萨利笑了。“感恩什么？”

尼尔没有上钩。他知道萨利听说过这支乐队，因为他曾借过一张他们的CD给萨利。他还知道，萨利听得昏昏欲睡。

萨曼莎穿过走道，一言不发地在萨利的桌上放了一份用锡箔包好的三明治。她总会替他多做一份。

“多谢了，萨曼莎。”她往回走的时候拍了拍萨利的肩膀。

伴着尼尔的喋喋不休，萨利咬了一大口家庭风味的肉卷三明治。他一点也不想成为尼尔，不过，不得不承认，这哥们的人生相当精彩。尼尔今年已经六十好几，却从没做过任何一份有稳定收入的工作。他和萨曼莎住在一辆小小的野营车里，萨利对那地方相当熟悉，跳蚤市场关门以后，他们请他去玩过好几次。

和母亲在一间公寓里挤了10年，萨利非常熟悉狭小空间的生活。

上周二以来，他们连这间屋子都快保不住了。如果没法弄到钱，那么最多拖到夏天，他们就得搬去匹兹堡，住在怪叔叔伊恩的地下室里。不能走到那一步，绝对不能。萨利的朋友都在扬克斯，这里有他的全部生活。

他将森林绿轻轻抛向空中，又伸手将它接住，感受着光滑坚硬的球体坠在掌心的分量。好戏才刚开始。接下来他要打电话给几位常客，看他们有没有兴趣。不行的话，他就把森林绿放进柜台。这东西不难卖，稀有魔球的价格一路走高，萨利的卖价比那些大商家便宜 10%~15%。

他们会熬过这一关，保住公寓。再过两年，他和多姆就能从扬克斯高中毕业了。

第二章

世界上唯一真实存在的奇迹

多姆的盘子里有一大堆软趴趴的油腻薯条，萨利伸手拿了一根，一口咬掉一半。一般来说，他绝不会碰学校自助食堂热狗拼盘里那些油脂丰富、富含猪肉的菜式，但现在他饿得要死。萨利今天忘了带午饭，又舍不得用昨天一半的收入去买鸡肉三明治和可乐。他一边咬着薯条，一边转身盯着包装好的三明治和柜台后面热腾腾的餐盘。真馋呀，但他买不起学校的午餐。如果多姆不能借钱给他买下那颗森林绿，那萨利和老妈就什么都买不起了，除非他能在周六之前把那颗球卖掉。萨利不喜欢匆忙成交，那通常意味着损失 50 甚至 100 美元的利润。

多姆正在跟罗布·多尔顿说话，他的袖口卷得很高，露出强壮的二头肌。萨利拍拍他的肩膀。乍看之下，你可能觉得多姆是个刺儿头，因为他眉毛浓密，方鼻厚唇，下颌宽阔，似乎很不好惹。但一旦抛开这些幻象，看看他友善的眼神，你就会明白，事实正好相反。

“我想给你看点儿东西。”萨利的背包放在双腿之间的地板上，

他拉开拉链，把森林绿往外掏了一小半，好让多姆看见。

多姆弯腰歪头，努力分辨颜色。“是森林绿？”

“没错。”

“我的天哪。”多姆挤挤眼睛，做了个鬼脸，“一颗森林绿？你从哪儿搞来的？”

“在跳蚤市场，有人把它送到了我的摊位上。”

多姆放下热狗，在裤子上擦了擦手。“我能看看吗？”

萨利在桌子下面把魔球递给他。“低调点儿——我可不想在回家路上被打劫。”

多姆在桌下转动着魔球。“这样一颗值多少钱？”

“600，可能 650。”想到要借那么多钱，萨利感觉有些难以启齿。是，多姆的父母很有钱，但他们根本不管儿子。萨利深深吸了口气。“有个事儿，我还欠卖球的姑娘 175 块，我答应这周六付给她。”

多姆耸耸肩。“我借你。”他把森林绿还给萨利，掏出自己的手机。

“真的？”萨利松了口气，他不用直接开口了。

“当然，没问题。”多姆在手机上敲了几个键，抬起头来，“给我你的账号。”

“我卖掉它立刻就还你，利润也有你的一份儿。”

多姆看了他一眼。“你不用付我利息，你是我兄弟。”他挤挤眼睛，摇摇头，“想想吧，我的亲兄弟是个混球。我连嚼过的口香糖都不会借给他。”他拍着萨利的肩膀大笑起来。

“问你借钱我不太好受。”

“别担心这个。”

一阵暖流涌过萨利心头。他和多姆从小学二年级开始就认识了，他还记得两个人在地下室里用乐高堆成要塞，然后假装绿巨人和蜘

蛛侠冲进堡垒，发出巨大的爆炸声。如果必须搬走，萨利会伤心而死的。

如果真的搬去伊恩叔叔家，生活会变成什么样子，他不愿意去想。一想到这，他就感觉如堕冰窟，充满恐慌。他将被迫和母亲住在一个房间里，再也没有任何隐私，除非躲进浴室或者离开那幢房子。除此以外，他还得转去完全陌生的新学校。

火警凄厉地响起！

萨利猛地站了起来，然后他突然反应过来，又是那个坏小子在炫耀自己从橘球里得来的能力——模仿声音。这不是第一回了。几周前就闹过一次，餐厅工作人员疏散了所有学生，最后才发现是有人在恶作剧，根本不是真的火警。

萨利的英语老师博伊斯先生走到桌边，伸出手指点了点孩子们。“又是这样，我要把你们全都送进拘留所。伪造警报是重罪，不管是乱拉开关还是炫耀口技。”

他怒气冲冲地转身离开，孩子们哄堂大笑，冲他的背影比画各种下流的手势。

“瞧瞧这帮蠢货，”多姆摇摇头，“千万不要相信那些看起来总像是刚剪过头发的家伙。他们到底怎么回事，一周剪两次头发？”

这番评论引得一桌子人都笑了。萨利从没想过这事儿，但多姆说得对，那帮孩子的头发看起来总像是刚剪过一样。

罗布凑了过来。“你们见到杰拉·沃什伯恩了吗？”

“怎么了？”萨利困惑地反问。

罗布得意地点点头。“她爸妈提前送了她一份圣诞礼物。一对蔓越莓。真不敢相信。”

蔓越莓，让你变得更漂亮，7级稀有，这些人怎么买得起？萨利知道，银行会提供二三十年的魔球贷款，但他仍无法相信，真有

人愿意付出这样的代价，只为了让女儿变得好看一点儿。

“她在那儿。”罗布指指收银台，杰拉·沃什伯恩背对着他们正在付钱。随后她端起托盘，转过身来。

“老天——”多姆惊呼。

蔓越莓在每个人身上的效果各不相同，杰拉无疑是中了大奖。她的眼睛变得又大又亮，颧骨更加饱满，下巴也更加纤细。以前她看起来就蛮不错的，现在简直成了模特脸。她笑容满面，就像中了彩票一样。

铃响了，孩子们纷纷抓起背包，博伊斯先生大喊，“外面贴着蓝标的校车即将开往汉墨斯坦，祝大家下午愉快。”

萨利仍不敢相信，校方会提前放学，只为了讨好亚历克斯·霍利迪。简直令人作呕。

“你们去吗？”罗布·多尔顿做了个鬼脸，“我才不去，我得去购物中心买运动鞋。一块儿走？”

萨利看看多姆，后者耸耸肩。“为什么不？我绝对不去汉墨斯坦。”

罗布和多姆都没提到亚历克斯·霍利迪，萨利非常感激。过去一周以来，学校里几乎人人都在念叨这个名字，尤其是老师。多大事儿啊，扬克斯给自己不羁的儿子发了个蹩脚的小奖。就这也值得提前放学？又不是总统来访，要么是泰勒·斯威夫特或者坎耶·维斯特也行啊。那家伙不过是个很有钱的大骗子而已。

没人理解萨利的心情。他跟那个人握过手。亚历克斯·霍利迪曾亲手交给他一张面额 250 万美元的支票。就在萨利接过支票的那一刻，一切都变了。他和母亲的所有经济问题烟消云散。

房租？没问题；事实上，他们可以买一幢房子，付现金。

他一直被迫和母亲共用一辆破烂的老福特。车又坏了？买辆新的好了。

高中毕业后的大学学费？轻松付清。

然而樱桃红的效果没有达到亚历克斯·霍利迪的预期。它没能给他个人增添任何新的能力，却为整个地球带来了新的一波魔球——全世界的魔球刷新了一遍，就像5年前第一次出现时一样。

然后，砰，到手的钱飞了。支票作废。下次要看清小字哟，蠢货。戴维·沙利文上不了大学了。

这周霍利迪又揭开了萨利的旧伤，他寄来了一份烫金的VIP邀请函，前排座位，保证让他听清亚历克斯·霍利迪的丰功伟绩！而且还能进入会后的晚宴！多么小人得志的姿态，欺骗一个孩子，然后再故意揭开伤疤，真棒。

萨利讨厌亚历克斯·霍利迪。如果霍利迪死了，他准会开个派对来庆祝。不过那家伙看起来还能活很久，考虑到他才刚刚30岁，而且烧过所有对健康有好处的魔球，从海蓝宝（快速愈合）到橄榄绿（止痛）。

中央大街异常安静，冷风把行人都赶到了室内，车辆在湿漉漉的街道上飞驰，掠过一家家围巾店和快餐店。

“珍妮特去哪儿了？”多姆一边走一边问罗布。他双手插在衣兜里，寒风让他缩紧了下巴。

“她去那边了，”罗布回答，“你懂的。霍利迪那儿。”说到这个名字的时候，他压低了声音。

多姆看了一眼萨利，后者低头紧盯着人行道上斑驳的口香糖胶渍。

“那个混球。”多姆说。

霍利迪。无论萨利走到哪儿，总能听见这个名字。扬克斯的精英们低下头颅，亲吻霍利迪富得流油的屁股。那些没弄到VIP邀请函的人肯定愿意花大价钱来买萨利这份，但他直接把那张纸撕得粉

碎，扔进马桶冲掉了。

人人都知道，霍利迪摆了萨利一道，亿万富翁欺负了花园公寓13岁的孩子。但谁也不在乎。成功足以洗白任何龌龊的行为。

“我真想当面告诉霍利迪，他是个贼。”多姆说。

“现在正是个好机会，”罗布说，“他邀请听众提问的时候，你可以举手问他为什么那么混蛋。”他修改了多姆的主意。

多姆放慢脚步。“你觉得我不敢？”

“得了吧，多姆。”

“250 万美元。这是他欠萨利的。”

“我知道。我不是说他做得对，我只是说，你根本没胆量当着上千个人的面说亚历克斯·霍利迪是个贼。”

多姆猛地一拍萨利的胳膊。“咱们走，跟我来。”

“没门儿。”萨利不想看众人对着霍利迪那张虚伪的脸鼓掌，“我们赶大老远的路进城，就为了这？想都别想。”扬克斯没有足够气派的会场，所以扬克斯杰出市民颁奖礼在曼哈顿举行。

不过他倒是真想听听，如果多姆当面质问霍利迪樱桃红的事儿，那个混球会怎么回答。问题在于，多姆很可能临阵退缩。

话说回来，萨利也可以亲自出马。

“我们这就去。‘你是个大骗子、罪犯，而且走起路来活像只公鸡’。我就这么说。”多姆大笑着摇摇头，“噢，哥们，一定很棒。”

他只是说说而已。多姆只有在密友面前才会妙语连珠，而在学校里，他总是缩在最后一排，沉默得像只贝壳。他不太擅长在公开场合发言，那是萨利的活儿。等到真正身处其中，不知他会做何感想，要是情绪合适的话，也许他真能跟霍利迪叫板。说到底，又能有什么损失呢？

“等等。”多姆说，“我得尿个尿。”他转进阿德奥父子烘焙店旁

边的一条暗巷，萨利和罗布在外面等他。烘焙店的橱窗里装饰着各种花环，圣诞气息浓郁。罗布的身子轻轻摇晃，就像站在海船甲板上一样；多姆对着银色垃圾桶一边撒尿，一边咯咯轻笑。

三十四街汉墨斯坦大厅外搭着个小小的讲台，一个人影孤独地站在上面。他很年轻，手里握着一本圣经，擦得锃亮的鞋子紧紧并在一起。

“你每一次吸取魔球的异能，都等同于邀请撒旦进入你的灵魂。它们是特洛伊的木马，你选择的颜色中深藏罪恶。”

“我倒是为你的蛋准备好了木马。”一个小伙子从讲台旁经过时喊了一句，惹得他的伙伴笑成一片。

布道者没有理会路人的挑衅，他打开圣经，翻到有书签的那页。“在启示录中，上帝警示我们，‘曾被杀的羔羊，是配得权柄、丰富、智慧、能力……’”他竖起一根手指，“它们是野兽的印记，标志着末日将临。”

宗教界对魔球各执一词，萨利觉得十分有趣。教皇认为魔球没什么问题，因为它们并未抵触圣经中提及的任何东西，也没有伤害任何人。一部分电视传教士的观点和讲台上这哥们一样；还有一些人宣称，魔球是上帝的恩赐。不过在萨利看来，哪怕真有上帝，那他和这些球也毫无关联。魔球既不是天使也不是魔鬼，它们是客观存在的真实事物。哪怕谁也无法解释，它们为何突然之间遍布整个地球，而且能带给人某方面的能力。

“魔球的到来是一个信号。审判日即将降临，亚历克斯·霍利迪是撒旦的仆从。他给你们打上野兽的印记！”讲台上的人还在喊叫，萨利和朋友们推开大门，走了进去。

这哥儿们对霍利迪的评价倒还算中肯，哪怕萨利压根儿不信什

么审判日。但很多不信教的人也对魔球深恶痛绝，他们觉得那是不祥之兆。只要打开电视，你总会听到某个评论员喋喋不休，说人类现在的行为无异于自掘坟墓。萨利只卖球——他一个都烧不起——所以他觉得自己没什么可担心的，就算真有末日，也落不到他头上。

售票窗口左侧挂着一张巨大的海报，预告着拱廊之火乐队即将举行的演唱会。乐队的7位成员终于屈服，在斯蒂芬·科尔伯特的脱口秀直播间里集体吸取了薰衣草魔球（增强音乐能力，2级稀有）。萨利对他们的新专辑翘首以盼，做梦都想看他们的现场演出。不过现在，他只能看亚历克斯·霍利迪的现场。

汉墨斯坦大厅穹顶高耸，紫红色丝绒椅子豪华气派，四层看台在两侧次第展开，恭候着VIP嘉宾的光临。人真的很多。萨利、多姆和罗布抢到了专供扬克斯高中学生的最后几张普通票，又在底层的最后面找到了3个空位。霍利迪已经在讲话了，漂亮的幻灯片在他背后的屏幕上闪过。很多人觉得霍利迪长得很帅，但萨利觉得他看起来活像动画片里的强盗。他的眉毛浓密漆黑，就像用加粗的记号笔画过一样；下巴上胡子拉碴，看起来总像没刮干净；黑色的高跟靴子也掩饰不了五短身材，虽然他已经靠柠檬黄增高了一两英寸。霍利迪的袖口高卷，露出肌肉发达的前臂，那是巧克力魔球的功劳，它能增强力量并带来与之配套的体格，9级稀有。以现在的行情，巧克力球在拍卖行里每颗能卖到三四百万美元；当然，如果你想自己烧，那就需要两颗，也就是600万~800万美元。

霍利迪量身定制的白衬衫肩头缝着一排珍珠大小的彩色纽扣，这是他的公司引领的风潮，代表他曾烧过的所有魔球。彩球从双肩向下蜿蜒，最后在胸口交汇。萨利读过一篇报道，霍利迪请了时尚设计师操刀，把这些彩球嵌在他衣柜里的每一件衣服上。

萨利仔细观察着那串彩球，想弄清楚到底有什么颜色他还没

烧过。

哪怕跟讲台隔得很远，萨利也一眼看清了稀有的颜色。除了巧克力以外，还有芥末（高智商）、蔓越莓（变漂亮——虽然霍利迪得到的效果没有杰拉那么惊人）、奶油（运动能力）、朱红（减少睡眠时间）、长春花（擅长数字）。不过这些还只是冰山一角，这个人似乎拥有一切。他烧过所有增强感觉的魔球（包括老好森林绿），还有数不清的普通魔球，它们多少也能带来一点儿帮助，比如说，铜球能让你的双手变得同样灵活，灰褐球则能增加艺术才能。魔球共有43种颜色，但霍利迪在台上走来走去，萨利实在数不清……

萨利突然笑了，他发现霍利迪的衣服上缺了一种颜色，樱桃红。是因为他不想提醒人们那颗球的来历，还是因为樱桃红没给他个人带来任何好处？

“魔球是世界上唯一真实存在的奇迹，你能实实在在地把它握在手里，”霍利迪向听众举起一颗海蓝宝，“你可以把它放在架子上作为装饰，与此同时，作为投资品，它比任何股票债券更加坚挺可靠。你还可以把它烧掉，那么你的余生都将因此受益。”他环顾大厅，停顿了片刻，留给听众消化的时间。“你将受益终生，”他耸耸肩，“它们是活生生的奇迹，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懂它的运作机理。事实上，我们懂。”他的表情变得有些羞怯，“某种程度上。”

听众爆发出一阵笑声。他们的表现就像正在台上演讲的是个商业巨头、国际名流一样，但事实上，霍利迪的影响范围仅限于本地。他在东北地区开了大约100家店，美国其他地区加起来大概还有50家，国外则一家都没有。是的，霍利迪的生意扩张得很快，但仍无法跟金宝公司相提并论，后者在全世界开了大概2000家完美商店。

“我们知道，如果某人烧了一颗球，那魔球会从生理上改变他。有的魔球会改变脑部受体的位置，有的会影响内分泌，例如柠檬黄

会刺激脑垂体。”霍利迪放下海蓝宝，伸开双臂，“我们之中某些人还能压榨出一点儿额外的功效。”笑声变得更响了，“还有的直奔底层，改变细胞里的DNA。”他耸耸肩，停顿片刻。“的确很神奇，我们知道它起效的机理，但这依然神奇。”

萨利不得不承认，霍利迪看起来光鲜老练，风度翩翩。但他比谁都了解这层薄薄假面之下的真相。看到台上意气风发的霍利迪，萨利起了一身鸡皮疙瘩。

“寻找魔球没有捷径。如果它们埋藏在地下，我们还能利用考古学家寻找地下遗物的地球物理探测技术。但事实上，众所周知，大部分魔球藏在人造建筑里，天衣无缝地融入周围的环境。”他竖起一根手指，“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会轻易放弃。我们一直在努力研发更有效的寻球手段，致力于开发新的技术，以便更好地将这些有魔力的球送到你们手里。”

霍利迪做了个痛苦的表情，吸了口气，“你们听烦了吗？”

大厅各处传来此起彼伏的“不”。

“呃，我都听烦了自己的声音。现在你们来提问题，怎么样？”

立即有几十只手举了起来，其中包括多姆的。萨利按捺住狂跳的心脏，犹豫着也举起手来。霍利迪挑中他的几率有多大？萨利敢打包票，现在霍利迪一定认不出他了。最后一次见面以来，他长高了足足六英寸。

结果，台上的人指了指三四排的位置。“这位吧，这位笑起来很美的女士，就是你了。”

一名黑人女子站起来，拨拨袖口的三颗彩扣。工作人员把无线麦克风递了过去。“有什么颜色的球是你没有烧过的吗？”

“石板灰。”霍利迪立即回答。

歌唱能力。2级稀有，一对不到500块。萨利很想知道，这间

屋子里有谁不清楚每种颜色各自的功效。

“为什么？”女子追问。

他耸耸肩。“大概是因为我相信，人总得有点儿缺陷吧，这样你才不会过于自负。”他向大笑的听众挥挥手，“开个玩笑。说正经的，我也不知道。或许是迷信吧。”霍利迪转身走向侧翼，对幕后的某个人说了句什么，然后回到讲台中央。“嘿，请上台来吧。”他朝黑女孩招招手，女孩犹豫了一下，然后快步走上讲台。

一身黑西装的大块头出现在讲台侧翼，手里捧着一对石板灰。他把球送到霍利迪手里，霍利迪又转交给了女孩。“这是给你的礼物，如果你答应给我们唱首歌的话。”

女孩惊喜地接过魔球，激动得脸色发红。她托起那对石板灰，贴到自己的两侧太阳穴上。

没有火花。女孩没有后仰，也没有在狂喜的高潮中放声尖叫。她只是用石板灰轻触自己的太阳穴，然后放下，魔球浓郁的灰色开始消退。一小时内，球体的灰色将彻底褪尽，变成浑浊的空球，除了那些专门搜集空球的人以外，谁也不会对它有什么兴趣。不过近年来，找萨利买空球的人也越来越多。

“给我们唱点儿什么吧。”霍利迪请求道。

女孩羞涩地点点头，她抬头望着天花板，唱起了《犹如彩虹》。她的歌声完美无瑕——不是流行歌星的那种完美，但却细腻而清晰，每个音节都恰到好处。她唱完第一节，在听众的掌声中拥抱了霍利迪，然后返回座位。

人群渐渐安静下来，一支支手臂再次举起，包括多姆的。霍利迪的食指在空中逡巡，先是指向听众席左侧，然后是右侧。“有人在小声嘀咕，‘挑我吧，挑我吧。’”霍利迪敲敲衣服上的绿松石纽扣（增强听力），台下再次爆发出笑声，随后他的食指又回到听众席上。

然而还没指到萨利所在的后排，他已经停了下来，这次挑中的是靠近中间的一个女孩。“对——就是穿红色运动衫的那个姑娘。”

女孩站起来接过麦克风。她的年纪和萨利差不多，或者略微大一点儿，亚洲血统，骨架大，个子高。

“你的柠檬黄效果显然比我的强。”霍利迪说。听众会心地笑了。

“抱歉让你失望了，这是良好营养和健康生活的成果，”女孩反驳道，她的语气冷静而轻松，“我想知道你有没有读过几年前《石板》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报道，说个体魔球店失火的概率比其他品类的商店高六倍。”

霍利迪耸耸肩，摇摇头。他脸上的笑容消失了。“你想说什么？”

“你读过那篇文章吗？”

霍利迪抬头望向天花板，摸摸下巴。“我想想。唔，我读过，2016年6月8日，上午10点左右。当时我正在办公室里喝茶，伯爵红茶。”听众席上传来笑声，萨利皱皱鼻子，霍利迪哗众取宠的伎俩实在令他作呕。听众都懂了——他烧过金丝雀黄（完美记忆，9级稀有）。“我读过第一段。所有与魔球相关的东西都会送到我的案头。容我再问一次，你想说什么？”

女孩双臂抱胸。“你的一位代理人提出要收购我姑妈的店，他的态度相当激进，简直就是恐吓。几个月后，那家店就遭了火灾。”

霍利迪翻了个白眼，舌头在嘴里顶了顶脸颊。“回答之前，我先帮你把话挑明了吧。你是在指控我烧了你姑妈的店？”

“没错。”女孩毫不犹豫地回答。她的胆量让几位听众倒抽一口凉气，萨利简直不敢相信，她看起来那么冷静。

窃窃私语如涟漪般荡漾开来，霍利迪清清嗓子，换了种柔和的语气，人们不由自主地安静下来，听他说话，“你的姑妈失去了自己的商店，我真的非常非常遗憾；但我希望你能理解，你在2000人面

前指控我犯了重罪，我很不愉快。在魔球行业里，以公司形式经营的不止霍利迪一家，而且我们一直以恪守原则著称。我的武器是独特的商业模式，而不是汽油和火柴。对我来说，正直比 100 家商店更有价值。”

“一派胡言！”多姆喊道，“满嘴谎话。”

一惊之下，萨利的心狂跳起来，他看着霍利迪的脸变得犹如石雕，视线投向这边。大厅里一半的人都在望着多姆的方向。

多姆伸手搭在萨利两边肩膀上。“你还认得这哥们吗？”

霍利迪轻快地摇头。“抱歉，今晚你喝了多少红牛，我的朋友？”

哄笑声中，多姆大声宣布，“他就是戴维·沙利文！这个名字听起来耳熟吗，正直多得快要从屁眼里溢出来了先生？”

人群里嘘声四起。

萨利举起双手。“我能说句话吗？”但压根儿就没人理他。

“你欠这个人 250 万美元！”多姆的手指像匕首一样刺向霍利迪。

霍利迪紧盯着萨利，萨利也不甘示弱地瞪了回去。台上的人摇摇头，转开视线。

一只大手按住了萨利的肩膀。“跟我走。”

两个黑西装的大块头挤开人群，冲向萨利和多姆这边，其中一个秃头留着山羊胡子，另一个——就是他抓住了萨利——则是淡金发小平头。走道上还有两个差不多打扮的人在虎视眈眈，他们是霍利迪的保镖。

“你是谁？”多姆拍开秃头保镖按在他肩上的手。

“会场保安。”秃头冲他们曲起一根手指，“跟我走，出去。”

“会场保安是他妈什么玩意儿？”多姆大声问道，他上下打量了那家伙一番，“你又不是警察，只不过穿着制服而已。”

秃头双手抓住多姆的运动衫前襟猛地一拽。

多姆挥拳砸向保镖的脸，大块头踉跄着跌进座椅之间。

金发保镖抓住萨利的胳膊，萨利不假思索地伸出另一只手，抓住他的小指用力一掰。保镖痛苦地叫了一声，不由自主地松了手。萨利刚刚脱困，对手却以闪电般的速度转了半圈，从他背后来了个锁喉。

“嘿，放开他！”罗布抓住保镖勒在萨利脖子上的胳膊，努力想把他拽开。但保镖一挥手，罗布就跌跌撞撞地摔了出去。

萨利被推着走向消防出口，他的眼前一阵阵发黑。

“这就是你见鬼的正直。”声音听起来像是那个亚洲女孩。她的喊声盖过了人群的嘈杂和多姆的咒骂，“他就是戴维·沙利文？被你骗了的那个孩子？真棒。你的走狗正在痛殴这位幸福的孩子，你倒是继续说你那纯洁的道德啊。”借着眼角的余光，萨利瞟到另一名保镖正沿着走道冲向女孩。“快报警啊！别碰我。”

金发男用胯部顶开防火门，萨利反手去抓他的脸，却只够到了那家伙的鼻子。保镖猛地把他从半掩的门里推了出去，萨利身不由己地单膝跪倒在水泥走道上。

在他身后，多姆也被两个保镖拖了出来，但他仍挥着双手大喊大叫。后面还有个保镖把亚洲女孩也赶了出来。防火门一关，两个保镖立即开始痛揍多姆。

萨利咆哮着想冲上去，但金发男把他推了回去。“不关你的事。”

他的个子比萨利高，而且壮得像头阉牛。萨利蹲下去猛踢他的膝盖，感觉简直像踢在消防栓上。金发男咕哝着摸摸膝盖，萨利敏捷地试图逃开。

然而他没能成功，金发男轻而易举地抓住他往地上摔去，萨利的鼻子重重地撞上地面，他立即感到一阵剧痛。一秒钟后，一只膝盖压在了他的背上，随后是一记重拳，他的肾痛得像要爆炸，紧接

着又是两拳。

“现在，乖乖给我趴着！”保镖在他耳边警告。

背上的膝盖松开了。萨利呻吟着大口吸气，有那么一小会儿，他连空气都吸不进去，随后他的胸腔终于痉挛着张开，一阵剧痛让他忍不住尖叫起来。

他听见多姆搏斗的喘息，又或许是痛苦的呻吟；女孩的咒骂叫喊，还有拳头沉闷的声音。

大厅里传来掌声，显然，伟大的亚历克斯·霍利迪圆满结束了问答环节。

“糟糕，我们得回去了。”一名保镖说。他转身指指萨利，“下课。别惹亚历克斯·霍利迪。”他们朝大厅前面小跑过去。

“我应该打 911 吗？”亚洲女孩的脸都快和萨利挨着了。

萨利挣扎着爬起来，摸了摸鼻子。他在流血，不过似乎没有大碍，只是严重擦伤。“我没事。”他看向多姆，后者坐在水泥台阶上，低头用手捂着一边眼睛。随后他噙嘴吐了口带血的唾沫，伸手按了按门牙。

“你还好吧？”萨利问道。

多姆抬头看他。“好得很，棒极了。”他大笑起来，“一群混账。”女孩走向多姆。“让我看看你的眼睛。”

多姆放下手，仰起头来。

“我觉得你需要缝针，”她转向萨利，“我们得送他去急诊室。”

他们试图扶着多姆起身，却被他甩开了。“我能走。”

萨利一瘸一拐地走在多姆和女孩中间。

“顺便介绍一下，我叫戴维·沙利文。朋友都叫我萨利。”

“曼迪·土库。”

“多姆。”多姆没说自己的姓，萨利毫不意外。六年级的时候，

多姆的叔叔让库库扎这个姓氏声名扫地，从那以后，多姆就很少自报家门。现在他的上唇肿得厉害，眼睛上的伤口不断往外流血，沿着太阳穴往下淌。多姆突然停下脚步。“糟糕。”

“怎么？”萨利问道。

多姆抬起眉毛。“你不觉得有点冷吗？”

“我们的外套。”萨利反应过来。

“我去取。”曼迪说。她穿着黑色长外套，“我会追上你们的。”她转身跑了回去。两个男孩目送了她一分钟，女孩迈开长腿大步跑向会场，看起来像个运动员。

随后他们转身继续前行。

“篮球队的？”萨利问道。

“没准。你看见她教训那个打我的家伙了吗？”

“没有。她揍了那家伙？”

“一拳砸在喉咙上。”

“真遗憾，我错过了。”萨利说。

“她蛮可爱的。”

“当然。”跟多姆做朋友的坏处之一，他总会对遇见的每个女孩一见钟情——然后心甘情愿地上钩。

多姆掏出手机。“我们完全把罗布忘了。他肯定不知道我们去哪儿了。”多姆向罗布通报了这边的伤情，告诉他回头再电话联系。

走到三十四街，他们停了下来。萨利不知道最近的医院在哪儿，于是他问了个穿条纹西装戴软帽的人，对方给他们指了一家免预约的诊所。

多姆摸摸眼睛上的伤口，又看看手指。“再过几分钟，我准得疼死。现在我只觉得脸上有点儿热。”

萨利的鼻子一点都不热，他疼得厉害。不过他很确定，鼻子没

有骨折；他曾听人说过，要是你的鼻梁断了，你肯定立马就会知道。

他们身后传来喊声，“嘿！”

两个男孩等着曼迪追上来，她把外套递给两人。萨利一边穿衣服，一边表达谢意。

“这么说，你在哪儿上学？”多姆挑了个稳妥的开场白。

“圣约翰。”

“预科生。”多姆上下打量着女孩，“那么你算是聪明人，对吧？”

曼迪耸耸肩。“大概吧。”她望向萨利，“我都不知道，原来戴维·沙利文就住在这片。”

萨利翻了个白眼。“没错，应该开个新闻发布会昭告天下：我也不知道为啥没人去办这件事。”

几年前萨利用谷歌搜索自己的名字，结果找到了《石板》上的一篇文章，主题是奇怪的名声——专门介绍那些不是因才能或天赋而出名的人。文章里提到了史蒂夫·巴特曼，他在观众席上伸手拨开一颗界外球，结果断送了小熊队挺进世界大赛的机会；还有莫妮卡·莱温斯基，她跟克林顿的婚外情差点儿让那位总统遭到弹劾。然后就是萨利，他的手不曾拨开界外球，却从天桥下的雨水沟里摸出了世界上最稀有的魔球。

走进公寓大堂，温暖的空气立即包裹了萨利的身体。他的鼻子一阵阵抽痛，浑身像是被鞭子抽过一样，而且饿得要命。他甚至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撑到晚饭时间。

“萨——利。”

萨利抬起头，发现迈克·利和劳丽·希思一左一右坐在公寓门口的台阶上。

迈克抓着手机站起来。他比萨利大一岁，是学校棒球队的投手。

有时候萨利和迈克算是朋友，但有时候迈克会表现得像是根本不认识萨利。“萨利，哥们，你在 YouTube 上火了。”他转过手机屏幕，萨利看见自己被保镖勒着脖子，拼命挣扎。

消息传得真快。赴会路上他关掉了手机，后来也忘了打开。现在他掏出手机重新开机，瞬间上百条短信涌了进来。

迈克靠近了一点。“哥们，你的鼻子。是那帮坏蛋干的好事儿？”

萨利摸摸鼻子。“在人行道上摔的，不过那帮坏蛋也算是火上浇油了。”

劳丽也凑上前来，满怀同情地吸了口气。“你得赶紧清理一下。”

萨利点点头。“要是让我妈看到，她准得跑去找急救药水。”

劳丽点点头。劳丽和萨利已经分手两年了，但直到现在，两个人说话时仍有些尴尬。

楼梯顶上的门开了，萨利的母亲冲了出来。“萨利？”

“我没事，妈。”

女人急匆匆地走下楼梯，萨利以为她会来个拥抱，结果她却停下脚步举起一只手，等着儿子跟她击掌。

萨利困惑地配合了母亲的动作。

“干得不错。当然，要是你冲到台上折断霍利迪那个混账的手指头就更好了，不过现在也不赖。”

“多谢，老妈。”

迈克咧嘴笑着拍拍萨利的肩膀。“我得走了。”他捏紧拳头，“加油，萨利。”

劳丽对萨利挥挥手，跟在迈克后面走了。

“你已经有 7000 多个点击了，”前门刚刚关拢，母亲就开始审视萨利的脸，“来，我们清理下你的鼻子。骨头没断吧？”

“多姆挡住了大部分拳头。”

“一派胡言。”老妈模仿着多姆的意大利式扬克斯腔。“这样的朋友是无价之宝，”她一边爬上楼梯，一边回头看着萨利，“他没事吧？”

“没事，就是缝了几针。”

包扎好萨利的鼻子以后，母子两人像往常一样坐在沙发上，一边就着茶几吃晚饭，一边看重播的《犯罪现场调查：纽约篇》。一般来说，他们家只看《犯罪现场调查》《魔球猎手》和其他几个山寨的寻球节目。

晚饭是意大利细面，他们家平常从不吃这个。自打萨利记事以来，周五的晚餐一向是外卖比萨。但他什么也没说，老妈已经够受伤的了。

萨利心不在焉地看着电视。见到劳丽，他又想起了为她心醉神迷的那段日子。那段经历让萨利第一次明白，爱原来可以这么痛苦。这令他震惊。在劳丽之前，找个女朋友只是件稀松平常的事，不过是在朋友的基础上更进一步而已。

凯特琳·比耶可以算是他的初恋。凯特琳的哥哥怂恿他们俩在后院的秋千上亲亲，当时两个孩子才9岁。但凯特琳的父亲透过客厅的窗户发现了这场闹剧，短暂的恋情就此终结。

然后是他13岁的时候，遇上了珍·波斯纳。萨利暗恋了珍好几个月，终于鼓起勇气送了她一盒糖果——在情人节的时候，只需要花一美元，就会有人替你把手花或者糖果送给班上的某个人。她很快就给了回应。如果不算萨利与凯特琳在秋千上那蜻蜓点水的一碰，那么珍是他吻过的第一个女孩。珍拥有一双棕褐色的大眼睛，脸上的雀斑不多也不少，能够吻到这么可爱的姑娘，萨利简直神魂颠倒，于是他直到两个月后才发现，只要在珍身边，而且两人没有亲吻，那他总是无聊得要死。

分手时珍失落的表情让他感觉很糟。但比起和劳丽分手的那天，

这简直不值一提。那时候，劳丽就是他的整个世界。他听到的每一首情歌似乎都与劳丽有关，她的脸庞时时刻刻浮现在他眼前。劳丽离开以后，他也约会过几个女孩，但都只是随便玩玩。

晚餐后萨利回到房间里，一条条读着短信，一遍遍回复着同样的问题——掰小指这招你是从哪儿学来的？事实上他也不知道是从哪儿学的，那一刻他看见自己肩膀上的那根手指，满脑子只想着把它掰断。

蜂拥而来的短信纷纷称赞他心狠手辣，萨利本来应该感觉愉快，但事实上他一点也不高兴。仔细想想，霍利迪把他们赶出了会场。保镖在听众的欢呼中清理了大厅里的垃圾。

萨利从床上坐起来，走到小书桌旁。用过的樱桃红摆在充当底座的小酒杯上，他抓起那颗空球，在手中转动。

很难相信，就是这颗小球和它的另一半为整个地球带来了新的一波魔球。在霍利迪烧掉樱桃红之前，第一波魔球已经被人们发掘得差不多了。

萨利仍记得第二波魔球的到来，清晰得宛如昨日。开始他还没意识到自己被霍利迪耍了，于是和其他人一样，也加入了寻找魔球的狂热人群。第一天，你很可能在自己的屋子里都能找到两个球，天黑以后萨利才筋疲力尽地回到家里，枕头套里装着6个魔球，其中有1颗3级稀有（薄荷，更加外向）。

现在，第二波魔球也所剩无几了。萨利开始思考，还会有第三波吗？

每个月萨利都会在梦中重温找到樱桃红的狂喜。梦境的细节各不相同：在哪里发现樱桃红，谁跟他在一起。但结局总是一样的：他突然醒悟自己是在做梦，然后紧紧将樱桃红抱在怀里，希望永远不要醒来。但每一次，他总会惊醒过来。

第三章

合作愉快

萨利盯着展柜里空出来的那个位置，感到一阵满足。几分钟前，森林绿还摆在那个最显眼的地方。这笔买卖他赚了 190 块，史无前例。来给女儿买圣诞礼物的那位母亲轻轻松松地掏了 600 美元。他的客户似乎可以分为两种：一种是投资客和收藏家，他们会时常过来看看新货，聊聊行情，而另一种是随便逛逛的有钱人，他们本来或许只是想打发一个下午，结果总会冲动地买点儿东西。

一个六七岁的孩子停在摊位前，他头发火红，脸上有几点雀斑。孩子挑了一对袋装的玩具水蓝绿，然后在父母的注视下递给萨利 10 块钱。

萨利微笑着把找的零钱递给他。“速度，哈？小心，这里限速每小时 30 英里。”

萨利目送他回到父母身边。孩子撕开包装袋，把那对塑料球贴在太阳穴上假装在烧，举起小拳头在空中挥了挥，发出一阵模仿火箭发射的声音，然后沿着巷道跑开了。

“瞧瞧这张帅脸，”萨曼莎正在拆一箱香味蜡烛，“我得把你介绍给我的侄女保利娜，来，看看她的照片。”她在皮夹里翻找，终于从塑料套里抽出一张照片，递到萨利眼前。

艺术照里的女孩穿着白色蕾丝裙，一脸浓妆。她的确漂亮，漆黑的眼睛雾蒙蒙的，棕发如丝绸般光滑，看起来大约 14 岁。

“很美吧？”

“真漂亮，”萨利说，“她多大了？”

“13 岁。”

萨利笑了。

“3 月份就满 14 啦。”

“好吧，配我有点儿太小了。”

“3 岁的差距不算什么，”萨曼莎把照片塞到他的鼻子底下，“尼尔比我大 9 岁呢。”

“我猜你们相遇的时候总不会是他 17 岁，你 8 岁吧。”

“噢，拜托，就给这姑娘一个机会嘛。”身后传来一个女孩的声音。

萨利回过头，看见猎手叉腰站在桌前，没来由地一阵心悸。

“你是从哪儿冒出来的？”萨利问道，“我都没看见你。”这么快就能再次见到她，他有些惊喜。上周他们刚做完了森林绿的买卖。

“其实我是忍者。”猎手放下肩头的背包，开始在里面掏摸。

“你多大了？”萨曼莎问道。

猎手抬起头，“我？17 岁。你呢？”

萨曼莎笑了。“29，生活艰难啊。”

猎手直起身来。“我也过得不容易。”

“瞧，萨利，多巧，”萨曼莎指指猎手，“她的年纪跟你差不多。”

萨利还没来得及脸红，猎手已经笑着开了口，“别看我，我只做

生意，不找乐子。”她托起一颗魔球，这是颗玫瑰（延长憋气时间）。 “这回没有森林绿那样的货色，但我找到的都在这儿了。”玫瑰是2级稀有，不过在这个档次上，它算是比较罕见。在萨利手里，这颗球大概能卖到175块。

为了让他们好好谈生意，萨曼莎告辞离开。

“要行的话，我们就别讨价还价了。”萨利说。

“我没问题，麻烦越少越好。”

“120元？”

她伸出手指。“你简直会读心术。”

萨利在桌上放了张100美元的钞票，又从皮夹里抽出一张20美元的钞票。“这是你的正常水平，几周就能找到两颗？”

“每个月平均两 three 颗吧。当然，3年前我能找到5颗。”

萨利点点头。“球确实在减少。”

猎手收起桌上的钱。很难相信她才17岁。这个年纪的孩子总有些尴尬，他们极力想模仿大人的外表和行为，却总是不伦不类。但在猎手身上，你完全看不到这样的尴尬。

“城里它们减少的速度更快，”猎手说，“人多地少。”

“你住在城里？”

猎手点点头。“布朗克斯区，韦伯斯特大道。”那个地段相当荒僻，离跳蚤市场20分钟火车车程，还得从车站走去韦伯斯特大道。“真想去郊区找球，那里的竞争小多了。”

萨利耸耸肩，“那你干吗不去？”

她摆摆手。“坐火车来回要花35块，成本太高。”

萨利的脑子开始飞转。这姑娘显然是个寻球的行家。“我可以抽时间开车载你去。”

猎手露出灿烂的笑容。“多谢你的邀请，但我在石头角或者别的

什么地方寻球的时候，你该干什么呢？整整十个小时呢。”

萨利耸耸肩。“我可以跟你一起去。我一直想亲手寻球。”

猎手大笑着将双臂交叠在胸前。“你一直想亲手寻球？你是说，除了找到樱桃红那次以外？”

熟悉的刺痛汹涌而来。提到樱桃红的时候，他永远不知道是该骄傲还是难堪。“那是碰巧。当时我正在捉鲤鱼。”

“鲤鱼。”

“你知道吧，是一种很大的鱼，吃起来味道很糟糕。”

“唔，我知道鲤鱼是什么。”猎手审视着他。她的视线让他不太舒服，就像面试一样。“我们大概可以试试，看看结果如何，”她竖起一根手指，“不过无论找到什么，我都要拿六成，而且油钱从你那份里出。”

萨利抬起眉毛。“凭什么？”

猎手拉开背包侧袋，掏出一本螺旋装订的记事本。她把本子递给萨利，快速翻过几十页。本子上全是清单和手绘地图，还有一段段整齐的字迹。

“这是我5年来的积累。每次找到球，我都会把细节记下来；新闻报道稀有球的发现过程，我也会仔细研究。这些经验你都能受益，”猎手微微耸了耸一下肩膀，“我简直应该向你收钱，而不是分一份儿给你。”

萨利考虑了一下，上次的森林绿，今天的玫瑰。如果她的判断是对的，郊区更有潜力，那没准真的有利可图。他当然需要钱。跟亚历克斯·霍利迪建立的数据库相比，这个本子不值一提——过去9年来，霍利迪的手下找到了数以百万计的魔球，他号称每一颗球的数据都已记录在案。然而，除了他公司的人，外人休想染指那些信息，所以猎手的记事本对业余选手来说也算是不赖了。

萨利伸出手。“成交，四六开。”这姑娘身上的某种气质让他相信，只要有机会，她总有一天会干成大事儿。她看起来那么……干劲十足。这是他能找到的最贴切的形容。她说起话来简练直接，眼神锋芒毕露；谁也阻止不了她，无论挡道的是谁，她都会毫不犹豫地把碍事的家伙撕得粉碎。

“这周三如何？”萨利提议。

猎手抬起眉毛。“你们学校有什么特殊的假日吗？”

“缺席一天他们也不会想我，”他耸耸肩，“我能说什么？我想去。”他对钱的需求远大于代数和生物。

她点点头。“我没问题。”她看起来也不怎么担心上学的事儿。

第四章

屠夫的姓氏

萨利从一本描述加州淘金热的书里抬起头来，环顾图书馆。他和多姆在落地窗旁挑了张能望见停车场的桌子。

他极力在视野中分辨着可能藏着魔球的位置，为明天的行动热身。他迫不及待地想踏上寻球之旅。

他对猎手也很好奇。他考虑过在脸书上寻找她的蛛丝马迹，不过他又觉得，她那号人大概没有脸书账号。

萨利掏出手机，打开脸书应用。管它呢，试试又没损失。

纽约大都市区一共有 3 个猎手。一号是个男的，来自皇后区，相册里有一张跟法国斗牛犬的自拍合影。二号来自斯卡斯代尔，没有照片——只有一张咖啡店里拍的拿铁。三号猎手是唯一来自布朗克斯的，不过也是个男的。

完全不出所料，但萨利还是有些失望。他想多了解她一点——她有哪些朋友，喜欢听什么音乐，希望和世界分享什么。

他深深吸了口气，重新把头埋进书里。

“你怎么把所有事儿都搞得这么严肃？”

萨利抬头看了看多姆。“什么意思？”

多姆指指他手里的书。“我说，一篇历史论文而已，又不是起草大宪章。反正周末你总得去跳蚤市场。”他耸耸肩，“我的分数总是差点儿及格，可我就是不在乎。我只想好好健身，多认识几个姑娘。”

“你也有在乎的东西，只是跟我不一样而已。”

“是啊，我很在乎破处，谁不是呢？”多姆做了个鬼脸，“瞧那个讨厌鬼。”

顺着多姆的视线，萨利看到一个不认识的家伙——可能是高一二年级或者高三年级的——坐在出口附近的桌边，正在快速阅读一本书。他先是浏览两秒左页，然后右页，然后故意大声地翻页。他的肩上有好几颗彩扣，除了代表速读的焦橙以外，还有长春花（擅长数字）、靛蓝（提高视力）、紫罗兰（语言表达能力）和桃红（促进肾上腺素分泌——熬夜的时候很好用）。虽然他没有那些价值连城的学习辅助球——例如金丝雀黄（完美记忆）和芥末（高智商）——但除此以外，也算得上应有尽有。光是一对长春花就得花掉他爹妈十万以上，上周六晚上，他或许就是大厅里为亚历克斯·霍利迪欢呼的人之一。

“老爹买了球，你就不能闷声享受，非得出来炫耀，”多姆说，“我最受不了这种人。”

“我知道。”

萨利讨厌那些烧得起球的孩子。听起来有些酸葡萄，因为他要是有钱，也一样会烧。不过，如果这个速读者真是扬克斯高中的学生，那他确实蠢透了。烧过这么多球的孩子都去了马斯滕天才学院。

当然，那些彩扣也可能是假的。盗版的彩扣可比魔球便宜多了，你完全可以随便翻书，假装是在速读。

多姆合起笔记本，抓起为英语作业准备的参考书。“好了吗？我想来瓶雪碧什么的。”

萨利把东西收进背包，跟着多姆走向出口。

“上周六以后你有没有联系过曼迪？”多姆的声音依然压得很低。他把书交给柜台后的图书管理员，随后掏出借书卡一起递了过去。

“没。我们应该请她出来玩。”

“我也正在想。”

“办好了，库库扎先生。”管理员扬克女士把书还给多姆。

“库库扎。”嘲弄的声音在背后响起。

多姆转过身，咬紧牙关，吹胡子瞪眼睛地冲向那个速读者，萨利赶紧给他让出路来。

“你对我的名字有什么意见？”多姆质问道。

速读者块头很大，双颊红润。

“我只是……”他的声音有些紧张。要是早料到眼前的后果，他或许就不会急于炫耀自己增强过的听力了。

“你只是什么？你只是个按捺不住的讨厌鬼而已？”

速读者的脸涨红了。他上下打量多姆，掂量着对手的分量。他大概比多姆高4英寸（1英寸约为2.54厘米），重30磅（1磅约为0.45千克），不过多姆脖子粗壮，宽厚的肩膀撑得棕色皮夹克鼓鼓囊囊，一看就不好惹。

速读者咽了口唾沫。“我只是重复了一下你的名字。”

多姆又盯了他两秒，然后转向萨利。“我们走。”

他们回到自习室里。

萨利永远不会忘记六年级那天，黑利·欣顿告诉多姆，他叔叔上了有线电视新闻网，然后打开了手机上的视频。真是讽刺，安东

尼·库库扎走进大都会博物馆，端起 AK-47 扫射了数百件艺术瑰宝，结果他的名声变得比那些真正对着活人开枪的屠夫还要臭。

多姆的婶婶特里在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工作，在那之前一周，为了在上班时认识的某人，她离开了安迪叔叔。为了报复，安迪叔叔决定毁掉这个世上她最爱的东西。

“真是个王八蛋。”萨利说。

“我希望叔叔在监狱里多吃点苦头。希望他的牢饭又酸又臭，狱友是个热爱艺术的光头党。”

某种程度上，他们俩同病相怜，同样背负着奇怪的名声。相比之下，至少萨利出名的确是因为他做过的事情，多姆却必须顶着屈辱的姓氏，哪怕那件事跟他完全无关。

第五章

熊山公园

“你干吗老戴着手套？”萨利问道。他们已经默不作声地在帕利塞兹大道上开了十分钟。

猎手转过头，凶狠地瞪了他一眼。

“我对手套没有意见，你戴起来很好看。我只是好奇，你为啥老戴着它，哪怕在开着暖气的车里也不摘。”

猎手舔舔上唇，闭上眼一秒钟，仿佛在努力克制自己。“我不知道，我的手总是很冷。大概我的血比较稀薄。”

“我有个表亲的神经末梢循环也不太好——”

“走这个出口。”猎手指指19号出口的标志牌：熊山州立公园。

“熊山？”萨利想了想，那地方有魔球？

猎手笑了。“看起来好像不太靠谱，是吧？”

他小时候去熊山玩过几次。那里有一个小动物园，一间大型旅馆，还有一座山。适合寻球的地方倒是不多。萨利打开转向灯，驶向出口。

路上他已经知道，猎手的父母都去世了，她“大部分时间”都和“一大堆”室友分享一间公寓。他还想问问她平时的生活，但她似乎并不想谈布朗克斯的日常琐事。她最想聊的是魔球。对此萨利倒是没意见。

“你烧过球吗？”萨利问道。

“我？没。要是买得起，我倒是有几个想烧的。你呢？”

萨利驶入通往熊山停车场的车道。“一样。买不起。说起来，你怎么会跑到扬克斯的跳蚤市场？”

“我在网上看见你发的消息，就想看看你能不能付个公平的钱。城里的个体商贩没剩下几个，霍利迪和其他几家大店的价钱简直就是抢劫，我一直在找合适的下家。”

萨利刚停好车，猎手就跳了下去。她无视了旅馆和动物园，径直走向山里，萨利紧跟上去。

“我们要去森林里找球吗？”众所周知，野外的魔球少之又少。当然，偶尔总会有人在树杈或草地上的鼠洞里掏到一两个球，不过一般来说，大部分魔球都藏在人造建筑内外。

猎手的眼睛因兴奋而闪亮。她走得很快，萨利不得不全力跟上。“是，也不是。我们去涂鸦镇。”

“涂鸦镇？”他从没听说过这个地方，听起来像个编出来的名字。

猎手从背包里掏出一张叠起来的纸递给萨利。“很久很久以前，有座小镇名叫涂鸦，离这里大概有3英里。镇上有70幢房子，一所学校，一间教堂，还有两家商店。最后一位居民在1965年离开了这里，涂鸦镇沦为鬼城。十年后，镇上的建筑被推掉了，只剩下几十处地基，几段破墙和两座墓园。”

萨利浏览着猎手打印出来的维基条目，脸上的笑容越来越灿烂。

“挑地方的时候你得时刻记住，你不知道哪些地方早已有人光

顾过。你在城里潜入一家废弃的工厂，那地方看起来非常适合寻球，但是在你之前，已经有 10 个人掘地三尺地翻找过了。如今这个游戏已近尾声，那么关键点就变成了抢先一步，找到其他专家想不到的地方。”

“你的思路倒是清晰。”

猎手看着他。“我成天都在琢磨这个。”他们来到熊山脚下的人行道上，然后停了下来。“总有一天我会摸到一条大鱼。或许没有你的樱桃红那么惊天动地，不过肯定是条大鱼。巧克力，芥末，或者橄榄绿……”

萨利点点头。这些球个个价值百万。猎手望着山巅，黑眼睛闪闪发亮，他情不自禁地看着她的脸庞。感受到他的视线，她转过头来，萨利赶紧转开目光投向山顶。

半山腰下的树丛中处处点缀着白雪覆盖的大石块，他小时候总爱在这些石头周围爬上爬下。

“来回 6 英里，但愿你吃得消。”猎手跳上一块石头，又跃向不远处的另一块。萨利跟了上去。哪怕送命他也在所不惜。

他们走的这条小路通往另一条宽一点的上山的路。萨利喘着粗气，紧跟在猎手身旁。

“你对魔球的看法是哪一派的？”他问道。

猎手摇摇头。“我喜欢它的神秘。无论你相信哪种说法——什么上帝存在的证据，什么来自另一个维度，或是外星人的遗物——都没法证明真假。所有解释都很荒唐，谁也没资格嘲笑谁。大家的想法都很疯狂，有什么办法呢？”

萨利无法反驳。

对他来说，最奇怪的是魔球总是藏在角落里。如果它们只是在

某一天突然出现在随机的地点，那倒没什么奇怪的，但它们却总是藏在那些犄角旮旯的地方。“上帝赐福”派有个说法，他们说，既然魔球总是藏起来的，那么它们背后一定有智慧的操控者，那显然就是上帝。或者撒旦。

树上的一块铁皮牌子告诉他们，涂鸦镇到了。右手边一条水泥路通往山上，却在半途戛然而止。几百码外，三面石墙围着一块空地，中间只有雪和野草，看起来像是某幢建筑的地基。

猎手查了查打印的地图，然后穿过地基走向对面的树林。“我们从最远的地方开始，然后一路绕回来。”

起初萨利只是看着猎手干活，而她也没有提出抗议。他想帮一把手，不过在动手之前，他得看看她是怎么做的。

猎手的动作有条不紊。她的第一个目标是一段长满了藤蔓和荆棘的矮石墙。女孩在草丛中上下翻找，有时候甚至趴在地上匍匐前行，不放过任何一条缝隙，尤其是低处的那些。猎手耐心检查着墙上的石块，一旦发现有松动，就把那块石头掏出来，查看后面的裂隙，然后再把石头塞回去。检查完石墙以后，她转到地图上的第二间校舍处，从石头地基的角落开始搜寻。

萨利又观察了一会儿，然后加入了她的行动，从低矮的石头地基另一头开始，和猎手相向而行。

他很庆幸现在正值严冬，不然的话，伸手掏摸这些缝隙可能让他们送命。夏天这片林子里肯定到处都是木纹响尾蛇和铜斑蛇。

“嘿！”猎手惊喜地喊了一声，举起一枚军绿（抵抗普通感冒，1级稀有）给萨利看，然后将它收进背包。“至少现在我们知道，这地方还没有专家来过。”现在有了保底的60块，萨利能分到的那份足以抵消油钱。

找了几小时以后，萨利的脚趾都冻僵了。他和猎手翻遍了墓园

里的每一块墓碑，手指沿着地基摸索，不放过每一个鼠洞。有的墓碑能追溯到18世纪晚期。但最终，他们一无所获。

猎手在地图上匆匆做着记号，嘴里嘀咕着，“咱们去矿洞看看。”她转身走向左侧的树林。走路的时候她总是左顾右盼，双脚有意识地在地上探寻，拨开低矮的树枝，一刻也不放松。

萨利原以为矿洞横贯山侧，但实际上，它却直通地底。洞口用绳子围了起来，以免有人无意中掉进去。

猎手从背包里掏出一卷蓝黑色的绳子，把绳头系在附近的树上。

“你要下去？”萨利在洞口看了看。

猎手停下动作，投给他一个询问的眼神。“别担心，扬克斯人。我自己下去，你留在上面以防万一。”

萨利告诉她自己在扬克斯长大的时候，猎手点点头，说早就看出来他不像城里孩子。

“你说了算，布朗克斯人。”他回敬道。

猎手转身。“前面要加定冠词。布朗克斯前面一定有个定冠词，独一无二。曼哈顿、加州，都没这待遇，只有布朗克斯。”

萨利清清嗓子。“抱歉，我得去个加定冠词的洗手间，上个加定冠词的厕所。”

“你真该去说单口相声。”猎手一边说一边抓着绳子爬了下去，很快消失在矿洞深处。他原以为她还会掏出几件装备——夹子、安全绳什么的——但她没有。只有绳子。

萨利单手抓住绳子向下看去，随着猎手不断下降，绳子在石头上摩擦，左右摇晃。

十分钟后，她重新出现，轻松地从洞里爬了出来。

“你简直就是蜘蛛侠。”萨利说。

正在收拾绳子的猎手大笑起来。“我在城里爬过不少地方。”

萨利知道自己不该追问她到底爬过哪些地方。猎手传达的信息很明确：一切与寻球有关的事情，如非必要，绝不多说。

她看看地图，指指山下。“另一幢校舍在那边。”大部分地方都找过了，只收获了一枚普通球，萨利有些失落，不过又有些高兴，要不了多久，他们就能钻进有暖气的车里了。

下山的时候，他打了个哈欠。

“你累了。”猎手说。

“最近睡得太少。有时候我要躺好几个小时才能入睡，三四个小时后又醒了，脑子里的事儿太多，然后我就再也睡不着了。”

她的目光变得柔和起来，狡黠的闪光消失了。“唔，我知道那滋味。”

他们爬了一小段山坡，走进一处空地。这里满地散落着旧轮胎，还有一台生锈的冰箱，一根货车的前轴和很多碎玻璃。

猎手停下脚步，又后退几步，这里显然是涂鸦镇的垃圾场。她跪了下来。“我从这边开始，”她指指另一头，“你去那头。”

萨利在垃圾堆里翻找了一会儿。“要把这里彻底翻一遍的话，那就太晚了，我们怎么回去。”事实上他只是又冷又累，一心想着回家看电视。

猎手看看天色。“我们把返程时间留出来。下山的路好走一点，所以会比来的时候快。然后能翻多少是多少吧，要是没翻完的话，我们就先回去。”

萨利跪在冷冰冰的地上，伸手在一条轮胎内侧摸索，突然他明白过来。他觉得自己对这事儿已经够认真了，猎手的态度却比他更严肃。或者说，更绝望。在车上的时候她说过，两年来她一直在全职寻球，如果真是这样，那意味着她根本没上学。她没有父母的庇护，一切只能靠自己。对萨利来说，最糟糕的不过是搬到匹兹堡去住地

下室。虽然母亲总是吓唬他说，没准今年夏天他们真得搬了，但他也不得不承认，跟猎手每天都要面对的事情相比，这简直不值一提。

渐浓的暮色中，萨利看着她掸去地面的雪沫，双眉紧蹙，全神贯注地搜寻。

他努力模仿她的举动，小心翼翼地扫掉生锈的锡罐和碎玻璃上的残雪。每天重复这样的劳动，那是什么滋味？他总把魔球猎手的生活想象得很浪漫，但现在他知道了，这份工作并非时时充满惊喜。实际上它沉闷而枯燥，对细节要求严苛。

他刨出来一个玻璃罐，然后开始清理罐子内外的腐叶。这是个粉红色的螺旋盖玻璃瓶，或者说，它要么是粉红色的，要么是被里面的食物长年累月地染成了这个颜色……

“噢，”萨利惊呼一声。他凑近了一点，眯起眼睛。雾蒙蒙的玻璃下面有一道粉色的曲线。“喔，”他再次惊叹，声音里带着一丝恐惧，就像发现了什么可怕的东西一样。比如说一块颅骨，或者一根手指。但实际上，他害怕的是那道美妙的粉红曲线其实不是他心里想的那件东西。

猎手站起身来。“怎么了？你找到什么了吗？”

萨利在雪里摸到了一块石头，他抓起石头把玻璃罐砸了个洞。“喔，但愿——”

一枚热辣粉色的魔球从洞里探出头来。

“找到了。找到了。噢，我的天哪。”他手忙脚乱地清掉周围的碎玻璃，把手伸了进去。痉挛的手指抓着滑溜溜的硬球左右摇晃，魔球开始松动。

萨利捧着魔球站起身来，猎手开始尖叫。

热辣粉，不可能弄错。这是颗热辣粉。

猎手的叫声中充溢着原始的喜悦，她向他跑过来。萨利把魔球

塞到她手里，搂着她的腰把她举了起来。她高高举起热辣粉，两人欢呼雀跃。

5级稀有。值多少钱？12000块？如果找到合适的买家，没准还能卖更高。

萨利放下猎手。她伸手把球递了过来，他把手放在球上，覆盖着她的双手。

“噢，天哪。我简直不敢相信。”他说。

“我以前从没找到过5级，连4级都没有。”她抬起一只手按住自己的嘴唇，她的双唇微微颤抖，“我可以有独立的住处了，还能买辆旧车。”

“买了车以后，你也不会甩了我，对吧？”

猎手笑了。“开什么玩笑，樱桃红先生。只要有你在附近，稀有球就会骨碌碌地乖乖滚出来。”

虽然这不是樱桃红，也完全没法跟樱桃红相提并论，但他也能分到，将近5000块？这笔钱将为他赢得时间。这意味着至少一年内，他不必离开朋友、学校和现在住的地方。而有了时间，他们还能找到更多魔球。只要他拿着钞票回家，老妈或许能改变观念，允许他一周逃学一天。

他们离开涂鸦镇，开始下山。

走了半英里以后，眼前豁然开朗，熊山大桥横跨哈德逊河，通往对面的群山。

“我想在这儿坐一分钟。”猎手跳上一块齐腰高的石头，热辣粉捧在她手中，“我想好好回味一下今天。”

萨利在一块小一点儿的石头上坐下，欣赏着眼前的景色。他还在发抖。他们找到了一枚热辣粉，这有些讽刺。烧一对热辣粉，你就能在需要的时候分泌肾上腺素，它会增强你的力量，让你精力充

沛，持续几个小时。和他们现在的生理状况一模一样。

他的手机震动起来。是一条来自多姆的短信。

晚饭后想安排点儿活动吗？我得出来透透气。

真见鬼，哥们，他回复道，有大新闻。见面详谈。

“3年来我一直无家可归。”猎手说。

萨利转头看她。“3年？”

猎手点点头。“我5岁的时候，妈妈丢了护士的工作，又过了两年，她死掉了。我自己熬了几周，然后一个韩国女人收留了我。我12岁的时候，她必须回韩国，但她没有那么多钱，没法带我一起，所以我又变得孤零零的。现在我在一间公寓里租了个床铺，和二十来个人挤在一起。”她咽了口唾沫，伸出舌头润润嘴唇，“跟你说这些，是因为我希望你能明白，这对我意味着什么。”她对着热辣粉抬抬下巴，“我10岁时就开始寻找魔球了，”——她摇摇头——“我不知道，感觉很奇妙。我第一次找到的是一颗玫瑰，当时的感觉就像脑子里响起了一段音乐，就像魔球在对我说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，就像它们之所以存在，就是为了让它能够吃饱穿暖。”她抬起眼睛望向萨利，睫毛上挂着泪珠。“在车上的时候你问我对魔球有什么看法。我只知道，它们是世界上最好的东西。我知道有人说魔球很坏，但他们错了。魔球是完美的。真希望我不必卖掉它们，真希望我能把它们全都烧掉，让它们永远留在我身体里。”

萨利点点头。他同意猎手的意见，魔球是世界上最好的东西。

他们望着远处的河流，桥上间或驶过的汽车看起来就像玩具。现在萨利已经不冷了，他的脸颊和指尖暖意融融。

“那个韩国女人是谁？”

猎手伤感地笑了。“当时我在公共图书馆里。图书馆有空调和暖气，而且只要我不吵不闹，他们也不能把我赶出去。她是个寡妇，在图书馆做清洁工。开始的时候，她会带一些食物给我。冷面、大白菜泡菜、猪肉、水萝卜，诸如此类。然后有一天，她突然邀请我跟她一起回家，在那之后，她就算是收养了我吧。”猎手把热辣粉抛向空中又重新接住，凝视片刻，“不上学的时候，我就出去找球来补贴家用。”

“真奇怪，陌生人是怎么变得亲如家人的。还记得尼尔吧，在我旁边摆摊卖 CD 的那个人？”

“那个看起来足有 60 岁的哥们？”

“没错，”她的描述把萨利逗乐了，“对我来说，他比亲爹还亲。要是听到我这么说，他可能会很惊讶，但我真的很在乎他。在跳蚤市场里，他和他的妻子萨姆都很照顾我，就像对待亲儿子一样。”

“有人可以依靠的感觉很好，”猎手笑着望向河上的一艘汽船。萨利第一次看见她这么轻松。

“你的韩国妈妈为什么非得回去呢？”

“她的妈妈得了阿兹海默症，她必须回去照顾。上飞机的时候，她哭个不停。”猎手搓搓自己的手，然后窝起来吹了吹气，“准备好了吗？”她跳下大石，落地时轻轻一跃，径直往山下走去。

森林重新遮蔽了小径，猎手的步伐也变得轻快起来。她用空闲的那只手打着响指，唱起了歌。“百分之十靠运气，百分二十靠技术，梦想总能变成真。”

萨利没听过这首歌，但猎手反复哼唱同样的一句，一分钟后萨利就学会了，然后跟着唱了起来。他们载歌载舞地带着热辣粉奔向熊山脚下。

“把热辣粉卖掉之前，我们该怎么保管它？”他们嘎吱嘎吱地抄

近路踩过雪地，猎手问道。

“直接锁进保险箱里。你希望我今晚就把它挂到亿贝上吗？”

“不，别这么快。”她又朝掌心呵了口气，“我知道你很缺钱，我也是。但是在亿贝上卖的话，我们至少要损失 1000 块，这太多了。”

“是，你说得对。”萨利相当确定，妈妈手里的钱还够买几周的食物。房租 1 月 10 号才到期，离现在还有近 3 周。如果肯付滞纳金的话，还能再拖两周。“这样如何：要是我们在一个月内找不到买家，就把它挂到亿贝上去。”

“听起来不错。”猎手从一块石头跳向另一块石头，穿越半冻的溪流。

“我可以打一圈电话，放出消息说我们要卖一颗热辣粉。”

猎手跳到岸边，却踉跄着退了半步，踩碎了溪上的薄冰。

“见鬼！”她边笑边叫。

冰冷的水浸入鞋子里，她收起笑容，一脸苦涩，“我讨厌寒冷。”

幸运的是，他们离车已经很近了。两人加快脚步，两分钟后就钻进了车里，萨利立即打开暖气。倒车的时候，他想起来后座上扔着一双备用袜子，那本来是他为自己准备的。

“等等。”他伸手摸到那双袜子，递给猎手。“可能大了 8 码，不过至少是干的。”

猎手局促地笑笑。“多谢，但是不用了。我没事。”

他笑着把袜子往她手里送去。“你明明有事。你的脚湿透了。”

猎手掏出手机，转头直视前方。“多谢你的关心，但我真的没事。”她的声音有些苦涩。

萨利耸耸肩，把袜子丢回后座，不太明白她是怎么回事。

他一边开车驶向帕利塞兹大道，一边偷瞟猎手的屏幕。他原本以为她会在网上分享今天的大发现，他自己已经迫不及待了。但她

没有——她打开的是《纽约时报》头版。

“不干活的时候你喜欢做什么？”他问道，“有没有经常一起玩的朋友，或者男朋友？”

“我的天哪。”猎手啾啾吸着凉气，把手机举到眼前。

“怎么了？”萨利瞟了一眼她的手机，但没看清屏幕上的东西，“出了什么事？”

猎手放下手机。“霍利迪的手下找到了一种新的魔球，比其他所有球更大。它是深蓝色的，午夜蓝。”

“噢，上帝啊。”自樱桃红以来，没人发现过新的魔球，“更大？大多少？”萨利把车开到了路肩上。

“报道里说，大概是其他球的两倍，跟哈密瓜的个头差不多。”

萨利探过头，手机屏幕上的霍利迪托着一颗深蓝色的魔球，笑得像个傻瓜。

“他是在哪儿找到的？”

猎手读了几分钟。“非洲。他不肯说得更具体了。”她摇摇头，“怎么偏偏是他。我讨厌那个家伙。”

“你讨厌他？”

“他毁了整个行当——他和其他大型魔球公司。金宝，埃克索魔球，他们靠雇佣兵和电脑程序来寻球，这不是什么正经路子。寻球原本是世界上唯一公平的游戏，他们却投机取巧。”

“几周前我和几个朋友跟霍利迪的4个保镖打了一架。”

猎手猛地抬起头瞪着他，“真的？”

萨利点点头。“霍利迪来宣传他在扬克斯开的新店，我哥们多姆当面指责他是个贼。他的保镖就把我们拖出了会场。”

猎手在萨利的胳膊上捅了一拳。“好样的。”

“嘿，来跟我们一起玩吧。”萨利提议道。

猎手模棱两可地笑笑。“有时间的时候，或许吧，”她重新拿起手机，“霍利迪出价 5000 万来寻找能配对的另一颗魔球。”她说。

“要是我能找到，绝对不会卖给他。”

猎手嗤之以鼻。“5000 万？饶了我吧。你会卖给他的。当然，你得先请一位好律师，但你终究会卖给他。”

萨利笑了。“好吧，你赢了。要是我们真的找到了另一颗，而你又坚持的话，我会同意卖给他，然后拿着 2000 万闪人。”

猎手曲起双膝，望着窗外的暮色中飞速掠过的树木。萨利开得很快，离限速只差一点儿，他想早点回家，向多姆和母亲汇报今天的收获。明天还有一场英语考试，跟多姆出去之前，他得先复习一会儿。再过一周半，学校就放假了，他迫不及待地盼着圣诞假期。

“圣诞节你有什么安排？”他问道。

猎手懒洋洋地转过头，面无表情地看了他一眼。“出门寻球。如果你还要继续追问的话，新年也一样。”

萨利震惊了。“你一个人？”

她转头继续望向窗外。“我和其他家人没有那么亲近。”

她的语气满不在乎，但萨利努力想了想，一个人过圣诞节该是什么滋味。

“不然，你来我家过圣诞吧。”

猎手大笑着，双臂抱胸。“我才不去你家。”

“来吧，你刚找到了一颗热辣粉，完全有资格在圣诞节休息一下，喝点儿热乎乎的苹果汁。”

“你妈不会乐意在圣诞节招待陌生人的。”

“要是她知道你一个人过圣诞，她肯定会亲自开车去你家，把你从那间公寓里拖出来。我妈嗓门很大，口无遮拦，但她却有颗铂金般的心。”

“是我自己选择不过圣诞——”

“啊，”萨利举起一只手打断她的话，“我不想听。就这么说定了。”

猎手有些生气地靠回椅背上。“随你。”

突然间，萨利更加盼望圣诞节了。以前的圣诞只有他和妈妈两个人，他们会暂时放弃《犯罪现场调查》，改看几部圣诞老电影，然后拆几份礼物。除此以外，和平时没什么两样。想到在妈妈睡觉以后， he 可以和猎手待到很晚，说说笑笑，吃圣诞饼干，计划下一次行动，他的心中突然充满期待。

而且除此以外，或许还会发生点别的。

第六章

霍利迪的午夜蓝

一枚铜球咣当一声砸在萨利房间的地毯上，多姆把它捡了回来。他看看手里的 3 个球，然后又把玫瑰色的抛向空中。他笨手笨脚地摆弄了 3 秒钟，剩下两个球也相继掉到地上。

“省省吧。”躺在床上的萨利嗤之以鼻。他把电视换到 ESPN 台，正在放的是一场高尔夫锦标赛，烧过球的选手穿着长 T 恤，而没烧过的穿着短 T 恤。高尔夫是最后一项仍在试图以无球选手为基准的体育项目。现在看来有些不可思议，全美棒球联盟从来就没往这方面努力过，因为你根本无法判断哪位选手烧了球，唯一的迹象是，他的表现在一夜间突飞猛进。比如说，迈克·特劳特一年的全垒打数量从 30 个变成了 50 个，或者阿罗尔迪斯·查普曼时速 99 英里的快球突然跃升到了时速 140 英里，那么显而易见，他们烧了增强力量的巧克力，可能还有促进协调的奶油。所有纪录纷纷被打破，其实有些令人沮丧。在萨利看来，烧球就像作弊，哪怕美国职棒大联盟的组织者和球员都认为，既然无法检测谁烧了球，那么只能接受

眼下的局面。

这回多姆摔的是玫瑰。

“帮帮忙，别闹了。”

“又不会打碎，哪怕是原子弹也没法把它们炸碎啊。”多姆弯腰捡起地上的球，“给她打个电话吧，也许她正在家里无所事事。”

“你干吗不给她打电话？”

“因为我喜欢她。喜欢一个女孩的时候，我总是不敢给她打电话。我的声音会发抖，脑子一片空白，净说些傻话。”铜球再次撞上地面。

萨利的妈妈在另一个房间里大喊，“不管你们在干什么，赶紧给我住手。你答应过我要乖乖写作业，没写完就哪儿都不准去，戴维。”

“抱歉，妈，我会写的。”萨利一把抓起床头柜上的电话，“好吧，我给她打。但这样的话，她会觉得喜欢她的人是我。”

多姆犹豫了，他审视着萨利。“你该不会真喜欢她吧？”

“这个问题我们已经讨论过了。”萨利的确觉得曼迪挺有意思的，但他却没有那种感觉。和劳丽分手以后，萨利再也没跟别人擦出过火花。

猎手的脸浮现在他脑子里。或许刚才的说法不太准确。那姑娘敢爬废弃的矿洞，他怎能不被吸引？她就像猫女。但他的感觉有些复杂。他喜欢猎手，但就算她也喜欢他，萨利也很难想象跟她约会的情景。她总是公事公办。并不是说她的层次太高，而是他们生活的世界截然不同。

不过萨利必须承认，他热切盼望与她共度圣诞前夜。以前他一直觉得圣诞颂歌俗不可耐，然而今年，同样俗套的歌声却让他觉得暖洋洋的。圣诞节之前的几天太难熬了，简直就像坐在沙发上哭诉的亲戚，明明早该走了，却仍死皮赖脸。

“很好。给她打电话吧。”多姆说。

有那么一瞬间，萨利以为他说的是猎手，然后他想起来，现在聊的是曼迪。他按下曼迪的号码，把手机放到耳边。铃声一响，她马上接了起来。

“我是萨利，上次我们一起打过架。”

曼迪的笑声有些瓮瓮的。“我记得你，你踢了那家伙的膝盖。”

“嘿，打野架嘛，一切皆有可能。他可是个大块头，你还好吧？”她显然正在哭。

“圣诞节前我总要哭一哭。也算是传统了。”

多姆正满脸期待地看着他。

“想找点乐子吗？多姆和我正要去圣诞采购，我们打算坐火车去曼哈顿。”

“不了，”她拒绝得很快，“多谢你们想着我，但今晚我没法做个好玩伴。”

“出来嘛，你会感觉好些的。”

“换个时间吧，我很乐意。”

萨利看着多姆摇了摇头。“真的不来？我们打架或许不是特别在行，但很擅长哄人高兴哦。”

多姆急切地伸出手，“让我跟她说说。”

“多姆想跟你说话。”他把手机递给朋友。

“曼迪。怎么回事？你今天不开心？”多姆塞住另一边耳朵，走向窗畔，“跟我们出去嘛。”短暂的沉默。“你瞧，站在我们的角度来看。离圣诞节还有4天，我们不能丢下你一个人在家伤心，那算是什么事儿？”多姆挥着另一只手，“所以，别担心影响我们的情绪，我们不在乎。”又一阵沉默。多姆挥拳，“半小时就到。你住在哪儿？”

多姆记下她的地址，说了再见，然后把手机还给萨利。“小事一桩。”

“你刚才说话的时候一点都不紧张。”

多姆耸耸肩。“没时间紧张。”

“她肯定是跟男朋友分手了。”下楼梯的时候，多姆说。萨利推开门，一阵冷风灌了进来。气温已经降到零下，天黑以后更冷。

“有很多可能性。”萨利反驳。

“比如说？”

“也许她妈妈生病了，或者她的猫死了。”

他们穿过停车场，低头快步走向多姆的车。

“如果是那种事，她肯定会直说‘我不想出去，我的猫死了。’”多姆举起一根戴着手套的指头，“但面对不熟悉的人，你不会说，‘我不想出去，因为我被男朋友甩了。’这太隐私了。”

他说得有理。“我们刚拿到考试成绩，”萨利又提出，“也许她有哪门不及格。”

多姆大笑起来。“她是优等生，没准每门全拿A呢。”

把车开出来的时候，萨利说，“大概你说得对，她刚跟天才男朋友分手。”多姆拿了一个C+，两个C和一个D。出乎意料的是，萨利居然全拿到了B，只有代数得了个C。已经不赖了。他父母双方的家族没有一个人上过大学，全家除了机修工、秘书就是工人。再往前追溯，曾祖辈则是农民和矿工。

曼迪住在斯卡斯代尔，大概六七英里以外，但他们在阶级上的距离却远达上千英里。那边的房子都是豪宅，庭院大得像高尔夫球场。

“她在那儿呢。”多姆说。

曼迪站在家里的车道外面，穿着一件巨大的蓝外套，风帽边缘点缀着人造皮草；她本来就不矮，加上高跟靴子更是高得离谱，腿

也长得要命。她的鼻子红红的，眼里满是血丝。

“我不想谈，”她坐进前排副驾，一句话堵住了他们满脸的疑惑，“我们好好玩玩吧。”

多姆开车驶向大都会北方铁路车站，曼迪回头看看萨利。“你们打算给谁买礼物？”

“我得为一个朋友挑点儿东西，”萨利回答，“和我一起寻球的搭档。”

“也是萨利疯狂暗恋的对象。”多姆补充道。他替萨利宣告主权的意图如此明显，萨利差点儿笑出声。

“噢，是吗？”曼迪说，“或许我可以帮你挑挑。”

“太好了。不过我觉得她可能不喜欢珠宝或者衣服。她不是那种特别典型的女生。”

曼迪歪着头看了他一眼，“那我是吗？”

“倒也是。”曼迪涂了一点睫毛膏，不过除此以外没有别的妆容。她的户外大衣挺适合猎手。“唔，或许你很适合帮我挑选送猎手的礼物。”

“考虑到你疯狂地爱着她，我觉得这也算是恭维了。”

萨利想说自己没有爱上她，但最终决定闭嘴。他确实对她有点感觉。

在火车上，多姆问了曼迪不少问题。平常在哪儿玩（一般待在家里），喜欢什么音乐（某些萨利从没听说过的晦涩独立音乐；她是个死硬的原生派——拒绝任何烧过石板灰的歌手，这样一来，排行榜前四十名基本全军覆没）。车窗外雪花飞舞，萨利乐得让多姆主导谈话。他心不在焉地浮想联翩，圣诞前夜，他和猎手慵懒地靠在沙发上，他们该聊些什么呢？

“你姓什么？”曼迪在问多姆，“你的口音听起来像是意大利人。”

这个问题打破了萨利的遐想。

“库库扎。”这样轻描淡写的语气，多姆练习了很久，但萨利知道，现在他内心里肯定恨不得去死。

“跟那谁有关系吗？”曼迪追问。

她是想说，那个声名狼藉的托尼·库库扎，毁了大都会博物馆276件艺术品的不法之徒。

“没有。”多姆的声音依然轻松。

“那么你家祖籍在意大利？”曼迪问道。

“是的。我是第三代美国人，我的曾祖父漂洋过海来到了美国。”

“我是第一代。我的父母很小的时候就跟着父辈离开了韩国。”

萨利又走神了。自从邀请猎手来过圣诞以后，他一直在想该送她什么礼物。他想要一件暧昧气息不那么浓郁，同时又很个人化的东西，大致介于礼品卡和耳环之间。

多姆的脚步有些雀跃，就连手臂摆动的幅度都比平常更大，好亮出胳膊上发达的肌肉。他们从地铁站拾级而上，赶往第五大道。有女生在旁边的时候，多姆的硬汉人格总会提升好几档。

“告诉我，你上次见她的时候，她穿着什么？”曼迪问道。他们走进罗迪与泰勒百货公司，香味洋溢的柜台里站着身穿实验室白大褂的售货员。空气中充满轻盈的花香，萨利不由得开始盼望春天。

“牛仔裤，军靴，灰色运动衫，黑色无指手套。”

曼迪伸出手指点了点。“手套，完美。非常亲密，但又不至于越界。”她抬头望向商店深处，加快了脚步，萨利和多姆赶紧跟上。

她带着两个男生走向一排柜台，柜台里的手套显然经过精心陈列。她双臂抱胸开始琢磨，“她现在戴的手套是哪种？”

萨利努力描述。“就是普通的编织手套，手指处剪掉的地方还能

看见线头。”

“很好，这么说她没有皮手套。要是你送她一双皮的，那她肯定会用，而且比她原来的更好。”

“她现在那双实在糟糕，早该扔了。”

“太好了。”曼迪挑了双无指黑色皮手套，戴上一只，把手伸到他们眼前。

“真漂亮。”多姆说。

“是啊。”萨利表示赞同。这双手套大小合适，款式简洁，皮革轻薄柔软，刚好包裹到曼迪的第一个指节下方。

“要我说的话，就是它了。如果她的风格比较中性化，那这样的准没错。”

这双手套价值40块。如果不是那颗热辣粉还安安稳稳地放在哈德逊河谷银行的保险箱里，那他肯定不会考虑这么贵的东西。萨利拿着手套去结账，努力抑制嘴角的傻笑。他等不及想看猎手收到礼物时的表情，这双手套太适合她了。

结完账以后，他们去了趟洗手间。多姆和萨利走到小便池旁，中间隔开一个，多姆说，“我要约她出去。你觉得我应该约吗？”

萨利笑了，完全不出所料。“问问又没坏处。”

“跟她在一起感觉很舒服。”

“她很棒。”

“没错。”多姆深深吸了口气，“要是看见我使眼色，你就找个借口走开，给我们留点儿空间。”

“收到。”

曼迪想送妹妹一张苹果店的礼品卡，于是他们离开罗德和泰勒，走进外面的寒风中。

一间黑色大理石装饰的店面矗立在第五大道的苹果店对面，那

是霍利迪的旗舰店。底层的门面厚重气派，然后向上逐渐收束，在10层楼的高度形成一个小尖顶，雪白的聚光灯倾泻而下，营造出鹤立鸡群的气派，这间商店看起来简直像是一座伫立在热狗摊中间的波斯宫殿。

“上帝，我讨厌那个恶棍。”曼迪望向对面。

多姆捅捅萨利。“我们去看看热辣粉卖多少钱。”

“我不知道。”

“为什么要看热辣粉？”曼迪问道。

“萨利和猎手上周在野外找到了一颗。”多姆说。

曼迪倏地转头看向萨利。“真的？”

萨利点点头，无法抑制地咧嘴傻笑起来。

“那很稀有啊，”曼迪甩开粘在脸上的发丝，她的头发又长又直，“你想看看价钱？”

他确实好奇。霍利迪从不在网上发布高端魔球的价格，它们太珍贵了。但对他来说，走进霍利迪的店就仿佛承认了它们应该存在。

“走嘛，”多姆说，“我们去瞧瞧。”

萨利看着那家店。魔球的价格几乎每天都在变，大部分时候是上涨。了解行业里的巨鳄对热辣粉的最新定价，这很有用。此外，多姆和曼迪似乎都很想去的样子，他不想扫他们的兴。

“好吧，为什么不呢？”

他们匆匆穿过积雪的街道，走进霍利迪的店。

一楼挤满了节日购物者，这不稀奇，因为这里放的都是普通魔球——1级稀有。

店里的空间堪称奢侈，大厅中央被掏空了，所以从二楼开始，每一层的中间都没有楼板，只有一座座带有优雅栏杆的天桥，两侧摆着各式各样的魔球。萨利仰头望向十楼，上面没有顾客，只有一

位女销售员穿着霍利迪家标志性的银灰色制服，她双腿叉开，双手严肃地背在身后，站在原地纹丝不动。

他们走向电梯。

“请问去几楼？”一走进电梯，剃着平头的高瘦男子就开口询问。

“五楼。”萨利回答。

“抱歉，”电梯操作员说话的时候没有转头，楼层按钮的光斑倒映在他的眼镜上，“节日期间，需要一定的信用点数才能进入上面的楼层。如果诸位要去二楼、三楼或者四楼，我很乐意效劳；或者你们可以预约登记上面的楼层，不过现在需要排3个月的队。”

萨利和同伴交换着眼神。萨利每走进这里一次，它都会变得更加讨厌，虽然他来的次数实在不多。

“你怎么知道我们的信用点不够？”曼迪问道。

“个人的基础财务档案是公开信息。”

萨利忍不住笑了。“没错，可你不知道我们是谁。”

电梯门关了，但操作员没有动。他依然对着那排按钮，只是转头看了看萨利。“事实上，沙利文先生，我们知道。我们的所有商店都配备了面部识别软件，客人一走进店里，我们就能识别出来。”他扯出一丝笑容，“要是分不清哪些是8级客人，哪些连2级都买不起，那我们就得浪费不少时间了，对吧？”操作员微微低头，碰了碰自己的耳垂。萨利看到他的耳朵上挂着一个小小的收发器。

然后，他终于转过身来，正面对着萨利和他的朋友。“抱歉，您获得了特许。”他按下去往5楼的按钮。

“谁给的特许？”

“霍利迪先生。”虽然操作员的表情依然严肃，但他的脸红了。电梯门打开的时候，他的喉结快速滑动。“沙利文先生，库库扎先生，图库女士，祝购物愉快。”

萨利走出电梯，懊悔自己不该来这儿。他不想让亚历克斯·霍利迪知道自己来了。而且，说真的，霍利迪为什么要给他们特许？或许跟他送VIP邀请函请萨利出席扬克斯商店开业典礼如出一辙——无非是落井下石。

一位女销售等在门外，双臂背在身后。“欢迎来到五楼。我叫安娜，我将为您提供帮助。今天想看点什么呢？”

“我们想看看热辣粉。”曼迪说。

安娜低头轻笑，表示心领神会。“这边请，图库女士，沙利文先生，库库扎先生。”

高端产品的销售当然跟沃尔玛里的不一样，稀奇的是在同一家店里见识到差别如此巨大的两极。一楼的销售员也算彬彬有礼，但他们不会鞠躬，也不会“这边请，沙利文先生”。

安娜一边走一边摆弄着一个看起来像超薄电视遥控器的手持设备。当他们走到热辣粉的展柜旁，玻璃柜台自动打开了。银色高脚底座上的热辣粉赤裸裸地暴露在他们眼前，女销售员双手捧起它，交到曼迪手里。

“根据估算，目前热辣粉出现的概率大约是 $1/185000$ ，因此它的稀有等级实际上已经逼近 5.5 级。”

“它卖多少钱？”多姆问道。萨利庆幸朋友问出了这个鲁莽的问题，五楼的空气似乎都更稀薄一些，现在他不必亲自开口了。

“现在是……”安娜摆弄了一会儿遥控器，然后将视线投向上方，仿佛答案写在天花板上。萨利意识到她正在看眼镜里显示的东西，“……16600 美元。”

萨利点点头。

多姆看了他一眼。“不错。”

安娜没有理会他们的评论，她接过曼迪手里的魔球，重新放回

底座上。“请问各位还有什么想看的吗？”

“我们今天只想看这个。多谢你的时间，安娜。”萨利急于离开。想到亚历克斯·霍利迪知道他在这儿，萨利就浑身不舒服。

“乐意效劳，沙利文先生。”她眨眨眼，转身带着客人走向电梯。

他们刚刚来到电梯口，门就开了，电梯操作员露出灿烂的笑容。

门在三人身后合上，操作员按下10层的按钮。萨利与同伴交换了一个困惑的眼神。多姆耸耸肩，显然，下楼之前电梯还得去接其他客人。

门无声地滑开。“这边请。”操作员对着外面的女销售做了个手势。

“啊？”萨利说，“不用了，我们已经看完了。”

“霍利迪先生请诸位赏光品鉴午夜蓝，”电梯操作员意味深长地看了他们一眼，挑起一边眉毛，“要知道，很有几位大人物在这里吃过闭门羹。”他再次伸出手，“请。”

萨利走出电梯。耐心等待的女销售（不过这个头衔其实不太准确，因为午夜蓝是非卖品）伸出手来，她的法国口音相当悦耳，“科塞特·阿米奥为您效劳。很高兴见到您，沙利文阁下。”显然，十楼的雇员有资格介绍自己的姓氏。

他们跟着科塞特走上天桥，桥体似乎是大理石镶金的，萨利很想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。或许亚历克斯·霍利迪是想对他说，我看到你了，我知道你在这里。要不是多姆上次当面挑衅，或许他们不会被请到这里来。那件事成功吸引了霍利迪的注意力，因为他遭到了羞辱。

午夜蓝放在一个造型简洁、类似烛台的金色圆柱形底座上。科塞特·阿米奥将它捧起来递给萨利。

感受着掌心球体的重量，萨利油然而生敬畏。这是地球上最值钱的东西，而且在萨利眼里，它也是最重要的东西。如果将它和另

一颗午夜蓝配对，会发生什么？或许这是理解魔球的关键。樱桃红曾带来奇迹，刷新了全世界的魔球，但它的大小和普通魔球没什么区别。而午夜蓝却足足要大一倍，它的作用一定更加神奇。

萨利期盼自己能够亲眼目睹另一颗午夜蓝出现、秘密被揭开的那一刻。

“真希望我能告诉你，我们是在哪儿找到它的，”有人在他们身后说道。萨利立即认出了亚历克斯·霍利迪的声音，“我明白，你是世界上最想知道的人。”

霍利迪走上前来，伸出右手，就像在欢迎一位老友。或者说老对头。如果换个时间地点，萨利也许会拒绝跟他握手，但现在，他身不由己地伸出手，他有些震惊，也有些困惑。

“土库女士，”霍利迪转向曼迪。握手的时候，他另一只手捂住胸口，“我向你发誓，你姑妈的商店遭遇的意外与我完全无关。要知道，12岁搬到扬克斯之前我曾在费城住过，离你姑妈的店还不到10个街区。”

“没准是哪个孩子碰巧搞到了精密计时器和混合燃料。”曼迪回答。

霍利迪轻笑着摇头。“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完美在费城也开了家店。为什么你没有怀疑他们呢？”

曼迪没有回答。她压根儿就没有理会，只是继续紧盯着霍利迪，皮笑肉不笑地扯扯嘴角。

霍利迪耸耸肩。“我不知道怎样才能说服你。该怎么证明你没做某件事呢？”

“谢谢你的邀请，”萨利咬紧牙关，决定礼貌一点，“很高兴有机会近距离看看午夜蓝。”他不打算表现出孩子气的一面，让霍利迪抓住机会展现宽宏大量。

“听说你来了，我总得表示一下欢迎。”

萨利把午夜蓝递给曼迪，但她摇头拒绝，于是他把魔球放到大理石柜台上。霍利迪伸手把它拿了起来。“戴维，我们一起走走。”他指指走廊另一头，随手把魔球交给科塞特，女销售刚刚捧着托盘重新出现，托盘里放着雕花玻璃的饮料杯。

萨利跟多姆交换了一个眼神，然后转身走向霍利迪指的方向，留下两位伙伴接受科塞特的招待。他惊讶于霍利迪今天的态度，很想搞清背后的原因。霍利迪领着他穿过走廊，经过拥有玻璃天花板和气派喷泉的门厅，最后走进了一间奇怪的屋子，看起来既像豪华套房，又像是控制室。布满墙壁的屏幕上跳动着各种数据，既有滚动的股票价格，也有这间店和其他店的监控画面。

“这是我的办公室，”霍利迪抬起眉毛，“想来点儿什么吗？这里基本算是应有尽有。”

萨利摇摇头。

“来做圣诞采购？”霍利迪指指萨利拎着的购物袋。

“我们进城来买圣诞礼物，”萨利说，“来这儿纯属心血来潮。”他妈的到底怎么回事？这家伙的态度亲切得像个老朋友。

霍利迪双臂抱胸，审视着屏幕上一串正在增大的数字。看起来像是股价，但萨利很快反应过来，竖栏里的字母不是股票代码，而是魔球颜色的缩写。

“这里是一切的中心，所有战略的起点，”霍利迪说，“从现在起，3年内我将成为美国最大的魔球卖家；而在5年内，我的规模将超过金宝。”

听着霍利迪自负的宣言，萨利不太确定他期待自己作何反应，于是继续紧盯屏幕。

“想不想看看我在这里真正做的都是些啥？”霍利迪举起一个遥

控器，看起来很像科塞特刚才打开展柜的那个。数据从屏幕上消失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一大片超现实的史前丛林，远处一头雷克斯暴龙正在林中觅食。“玩电子游戏。”霍利迪指指雷克斯暴龙，假装开了一枪。

屏幕切回数据。

“你知道，我从小住在糟糕的社区里，由单亲妈妈养大，和你一模一样。”

“嗯，我很熟悉你的传记。”萨利说。

霍利迪看着他。“喔，是吗？为什么？”

因为被你欺骗以来，怒火一直在我心中燃烧，我不由自主地想要弄清你这个混账的一切。“一切和魔球有关的事儿我都有兴趣。”

“很高兴听到你这么说。我也是。”

萨利转身面对霍利迪。他开始厌倦了这个游戏。“你高兴什么？这对你有什么区别？”

门开了，一个女人捧着托盘里的一瓶水走了进来。霍利迪接过瓶子，女人立即退回门外消失了。“因为我总在寻找合适的人，”他耸耸肩，“而你一直在我的考察范围内。不然你以为我为什么要请你参加开幕礼？”

萨利花了一小会儿工夫才明白霍利迪的意思，然后他觉得自己肯定理解错了。

“你是在邀请我替你工作？”

霍利迪喝了一口水。“你可以从3楼开始。干得好的话，可以升到更高的楼层，或者从销售部门调去收购部、市场部、研究部……”

他说的不是最低工资，而是实实在在的收入、盈利、薪水。足够化解母亲的所有压力，他们再也不必搬去匹兹堡。

想到每天早上都得穿上那套银色制服，摆出稍息姿势替霍利迪

赚钱，萨利就起了一身鸡皮疙瘩。但他和老妈正面临严重的财务危机，现在有人给他指了一条出路。

那学校的事儿怎么办？

“我不确定能不能一边上学一边工作——”

“退学好了，”霍利迪立即回答，仿佛对这个问题早有准备。他对萨利揶揄地笑笑，“我也没上完高中。”

“我知道。”

霍利迪指指他。“对，我的传记里写过。”他又喝了一口水，“偏激点儿说，没本事的人才去上学。”

萨利不能为这个人工作。多姆会怎么说？猎手又会怎么说？她不会再跟他说话。他也不会怨她，是他自己当了叛徒，投靠了霍利迪。

母亲在萨利脑中一闪而过。在礼堂打了一架以后，妈妈跟他击掌庆祝。要是他接受了亚历克斯·霍利迪的工作邀约，她会高兴吗？哪怕这能解决他们的燃眉之急？

不，她不会，绝对不会。尤其是他还要退学。她铁定会反对。

但他们现在有麻烦。他付得起骄傲的代价吗？

霍利迪指指屏幕上的魔球价格。“热辣粉又涨了5块。”萨利没有回答，于是他自顾自地说了下去，“我该怎么说呢？在你身上，我看见了自己年轻时的影子。”

萨利不知道霍利迪是从哪儿了解到自己的情况。或许他觉得雇佣这个曾被她欺骗的孩子有利可图。樱桃红是霍利迪身上为数不多的公关污点之一。如果萨利投入他的麾下，那么事情看起来就有了皆大欢喜的结局。

“多谢，可是不用，”萨利说，“我还是继续浪费时间再上一阵子学吧。”

萨利想打击霍利迪。除此以外，他还有多少机会当面斥责这个

混账？问题在于，霍利迪有钱有势，他不费吹灰之力就能毁掉萨利的生活。

“樱桃红的事儿我很抱歉。当时我没有机会道歉，因为你提起了诉讼，而律师建议我强硬应对。但事情的结果让我感觉非常糟糕。”

“唔，我也是。”萨利还记得那张支票的样子，那么多零。他还记得自己捏住它时的兴高采烈，就像那是个一路高飞的气球。他用尽所有力量抓紧那张支票，让它带着他越飞越高……

然后它砰一声炸了，萨利一头栽向地面。

“希望你可以从我的角度考虑一下。我也一无所获，烧掉樱桃红没给我带来任何好处。”萨利非常肯定，霍利迪正在背诵律师拟好的法庭陈述，“我的樱桃红也变得一钱不值，跟你的一样。所以你可以认为，在这笔交易中，我也损失了 250 万美元。”

“只是樱桃红的真正价值可能十倍于此。当时我只是个 13 岁的孩子，所以当你告诉我你的出价有效时间只有 30 分钟，我完全没想到这一点。”

霍利迪苦笑。“那时候？2500 万？不可能。”

过了几分钟萨利才反应过来，他已经开始觉得霍利迪或许不是这颗星球上最卑鄙的小人了。于是他重整旗鼓，回到原来的立场。萨利靠在一张固定的书桌上，面对霍利迪。

“老实说，亚历克斯，我对你提出的工作邀请非常惊讶。我是说，我知道你是个贼，是个骗子。当时或许我只有 13 岁，但那个房间，那一刻，现在我仍记忆犹新。”

霍利迪的笑容消退了一点。

“在法庭上宣誓做证时，你说你曾对我说过某些话，可我非常清楚，你根本没有说过。你骗了一个孩子，然后还撒谎掩饰。”萨利推开桌子，走向门口，“再过一百万年我也不会替你工作。”

“嘿。”萨利刚伸出手，门钮咔嗒一声锁上了。“别想一走了之，1美元午餐先生，”霍利迪跟了上来，手指直直戳到萨利脸上，“这不是拍电影，而是现实世界。你不想替我工作？行啊。尽管读到高中毕业，然后滚去翻汉堡包吧。不过，跟我说话的时候小心点，别惹我，不然我就废了你，懂吗？”

萨利应该感到害怕，但实际上他只觉得愤怒。他想一口咬断霍利迪的手指，再吐到他脸上。“打开这扇该死的门。”

“我说完了就打开。”霍利迪咧嘴露出完美的好牙，那是一对红宝石的功劳，“我有个问题。”

萨利不甘示弱地瞪着霍利迪。“我说，打开这扇该死的门。”

他几乎能看出来霍利迪的脑子正在飞转。这个混账不打算让步，也不愿意开门，但他到底想做什么？叫个保镖来揍萨利一顿，直到他服软？那只能证明萨利的观点：霍利迪一无是处，只会用卑劣的手段。或许他会亲自教训萨利。这样的局面萨利倒是乐于接受，哪怕霍利迪烧过桃红、巧克力和奶油。

霍利迪按下手中的遥控器，门锁咔嗒一声开了。“永远别再回来。”

“不劳费心。”萨利砰地撞开门，一阵风似的冲了出去。

曼迪和多姆和科塞特待在一起，看起来他们已经聊得无话可说了。

“我们走。”萨利直奔电梯。

他带着两个朋友冲进电梯，操作员面朝按钮表情冷漠，他脸上殷勤的笑容不见了。

“他想干吗？”电梯下降的时候，多姆问道。

“他给了我一份工作。”

无论如何，多姆惊讶的表情让萨利觉得值了。“什么？你怎么说？”

“我告诉他，我不会替小偷工作。”萨利看着电梯操作员的背影，但对方毫无反应。

而曼迪忍不住大笑起来。

★ ★ ★

他们穿过停车场走向多姆的座驾，曼迪抓起一捧雪砸向萨利的头，引发了一场雪仗。最后3个人都浑身湿透，双颊通红，笑个不停。战火熄灭后，趁着曼迪不注意，多姆冲萨利挑了挑眉。萨利询问地看了他一眼。多姆做了个强硬的手势，示意萨利走开。他差点儿忘了，多姆打算约曼迪出去。

萨利上了车。幸运的是，他还能听见那两人的对话。

“真是棒极了。”多姆说。

“谢谢你们邀请我出来。我感觉好多了。”

“明天放学后想安排点活动吗？或许我们可以去美食胜？”

“萨利也去吗？”曼迪问道。

“他不去。周二萨利得去寻球，跟那个戴手套的女孩一起。”

“等等，你是在约我？”曼迪听起来有些茫然。这可不是什么好兆头。

“我猜是吧。”多姆的声音有些犹豫，他也听出了她的讶异。萨利探头探脑，想看清他们的表情。

“多姆，抱歉。我应该早点说的，但一直没有机会。”

多姆低头看着地面。“你有男朋友了？”

“不是，多姆，我是同性恋。”

多姆的浓眉皱成一团，他单手抚额。“见鬼，比我想的更糟。要是你有男朋友，我还能盼着你们分手。”

曼迪笑着探过身子，亲了亲多姆的脸颊。“不过这很暖心。谢谢你。我还在想呢，为什么你突然变得很紧张。”

“我很紧张。”

萨利打开车门。“我可以出来了么？”

曼迪看看多姆，又看看坐在车里的萨利，忍不住大笑起来。“原来你是因为这个才上了车？怎么，多姆给你发了信号？”

“差不多就是这么回事。”

曼迪叹了口气。“真好。”她转向多姆，“我们还是朋友，对吧？”

“没错，”多姆立即回答，“当然。你很棒。”

曼迪的眼睛湿了。“我本来以为——”她的声音哽咽了。有那么一小会儿，她什么也说不出。曼迪一只手为自己扇风，眨眨眼忍住泪水，“我本来以为今晚怎么也高兴不起来了，但事实上，我过得很愉快。”

“出了什么事？”多姆问道，“不是刺探，我们只是想知道，你为什么这么沮丧。”

两个低声交谈的购物者从旁边经过，直到他们走远，曼迪才重新开口。

“几天前我跟女朋友亚历克西丝分手了，”她伸手揉揉冻得通红的鼻子，“然后我发现，我的大部分朋友其实是她的朋友，或者至少是选择了她那一边。”她耸耸肩，“突然之间，我一个朋友都没了。”

“啊，现在你又有两个。”多姆回答。

第七章

扬克斯酒鬼俱乐部

萨利气喘吁吁地爬上 5 楼。猎手住在 503 号公寓，刚走到门口，他就听见了里面的嘈杂，吵得像在开派对。

门一敲就开了，一个 10 岁左右的男孩抓住门把手，抬头看他。

“猎手在吗？”

男孩回头用西班牙语喊了一句。房里的情景萨利看不太清楚，因为天花板上垂下来的旧毯子把整个客厅分割得乱七八糟。从声音推测，这里可能住了 20 多人。他听见后面的卧室里传来怒气冲冲的叫喊——两个男人正在吵架。右手边有一条没挂毯子的走廊，沿着房间墙角通往另一个空间，可能是厨房。

一个女人掀开毯子走了出来，他瞥见毯子后面挤满纸箱、3 个卷起来的睡袋和好几堆衣服，甚至还有一台小电视。

猎手微笑着出现在走廊里。

“准备好了吗？”萨利问道。

猎手点点头。她没跟任何人告别，只是领着他走出门外。

“哇噢，人真够多的。”萨利惊叹。

“因为这是圣诞前夜，而且又是冬天。夏天这里一般只有8~10人。”

突然之间，萨利的小公寓看起来似乎没那么糟糕了。

他们到达花园公寓时，外面下起了雪。萨利觉得棒极了。平常他很讨厌下雪，可是在圣诞前夜，谁不希望皑皑白雪覆盖枝头和房顶呢？雪景中就连花园公寓都变得更漂亮了，这可真不容易。这片公寓的外观千篇一律，呆头呆脑的方块红砖房均匀分布在一小片平地上，周围除了麦当劳和廉价超市外乏善可陈。

他舔舔嘴唇，突然紧张起来。“我得提前跟你道个歉，如果我妈妈说了什么奇怪或者不合适的话，请别介意，她是出于好心。”

猎手转身取出后座上的背包，她答道，“这位女士在圣诞节邀请我来家里分享火鸡晚餐，这足以抵消很多冒犯。”

“很快我们会发现，事情可能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。”

他还没转动门钮，门已经开了。他的母亲站在门口，戴着一顶圣诞树造型的帽子，帽檐上点缀着一圈白色皮草。

“圣诞快乐，妈妈，”萨利转向猎手，“这是我的朋友猎手。”

老妈张开双臂，把猎手搂进怀里。“圣诞快乐，甜心。”

“谢谢您的邀请，沙利文太太。”

老妈挥挥手。“人多欢乐多。平常圣诞节只有我和萨利两个人，实在太安静了。”她的视线从猎手转向萨利，然后又回到女孩身上，“了不起的猎手。晚餐时希望你能讲讲你们是怎么找到热辣粉的，猎手。”

萨利带猎手参观了自己的房间，今晚她就住在这里，萨利去睡客厅沙发。女孩打量着他的房间，看到凯特·阿普顿的海报，她会

心一笑，萨利突然有些难为情。他已经把所有男孩气息浓郁的东西收起来藏到了衣柜里，棒球卡、电子游戏、漫威超级英雄漫画和人像，诸如此类。不过棒球装备还放在角落里，周围挂着几张8×10的相框，里面镶着两年前他在阿迪朗达克旅行时的照片。他觉得让猎手看见这些东西也没关系。不过留下凯特·阿普顿的海报可能是个错误的决定。

然后他离开房间，让猎手收拾自己的东西。

妈妈在厨房里。备餐桌上放着一盘巧克力蝴蝶脆饼，萨利潇洒地拿起一块。他刚咬了一口，老妈就举起刮刀指指他，小声说道，“别想在我的屋子里跟那姑娘上床，想都别想。”

萨利猛咳起来，差点噎着。至少她没有当着猎手的面说，他绝不会传这句话。“老天啊，妈，”他举起双手，“就算我有想法，就算她也有哪怕那么一丁点兴趣，有你在隔壁偷听，我也不会干这事儿啊。”

“我不会偷听的。我会戴上耳塞，低声哼哼。”

尽管感觉十分古怪，萨利依然笑了。“听起来不赖。”他转手又拿了一块脆饼，觉得脸上滚烫，萨利敢打包票，他的脸肯定红透了。

妈妈拉开抽屉，取出里面的银器。“这么说，你不打算跟她上床？”

她的声音很大，萨利吓了一跳。“你知道吧，这些墙像纸一样薄。我睡觉时经常能听到隔壁杰·雷诺的节目。不，老妈，她只是个朋友。”

“漂亮得要命的朋友。”

厕所传来冲水声。

片刻之后猎手走进厨房，她仍戴着那双剪掉了手指的手套。

“唔，猎手，萨利告诉我你无家可归，”妈妈一只手按住胸口，“我听得心都碎了。他说你母亲去世了？”

“妈，”萨利努力试图保持冷静，“先让她喝杯蛋酒，然后再来审问吧。”

妈妈从柜子里取出一只圣诞杯，倒了一杯蛋酒放到猎手面前。
“现在跟我讲讲你的故事。”

猎手笑着捧起杯子。

“萨利，”有人在外面叫他，“萨——利。”这回有好几个人的声音加了进来，唱歌般喊着他的名字。

萨利走到俯瞰公共区域的大落地窗旁。他的伙伴全都在下面：迈克、劳丽、多尼、吉姆、布格斯，还有其他四五个人。

手机的短信铃声响了起来。萨利掏出屁股兜里的手机，是多尼。
快出来！我们去唱圣诞颂歌。

他把短信给猎手看。“想去唱歌吗？”

她耸耸肩。“我一首歌词都不记得。”

“没关系，他们也一样。”

一走进大堂，离开了老妈的听力范围，萨利立即说，“圣诞颂歌是个借口，他们只是想溜出去喝酒。”

“难怪，他们看起来不像是唱颂歌的那种人。”

萨利把猎手介绍给朋友们，然后他们沿着寒气逼人的街道向外走去。迈克大声唱起了《听啊，天使高声唱》，可是音调完全不准。其他几个人也跟着唱了起来，不过唱到“天人从此长融洽”以后，大家的调调就开始变得七零八落，最后全都化为阵阵笑声。谁也不记得后面的词儿了。

“来。”迈克递给萨利一罐开了封的蛋酒。萨利喝了一口，做了个鬼脸。罐子里起码有80%是伏特加。

迈克拍拍他的背。“它会让你胸口里面痒得要命。”

萨利把酒递给猎手。她喝了一口，然后眨眨眼，把罐子还给迈克。

“你总该留下点儿蛋酒。”

“欢迎加入扬克斯酒鬼俱乐部。”迈克喊道。

劳丽悄悄从后面逼近，出其不意地伸出一只手快速抱了抱萨利。她苍白的小脸变得红扑扑的，蛋酒风味的伏特加温暖了她的眼睛。他曾那么深地爱着劳丽，如火山喷发般激烈、独立日庆典般狂热，但现在看着她，他的心里只余下些许涟漪，这感觉非常奇怪。他们只约会过几周，然后她对他发表了一番尴尬的宣言，“作为朋友，我很喜欢你，但不是那种……你明白吧。”

布格斯在猎手背后冲他挑挑大拇指，交换了一个眼神。萨利笑了。可惜没有哪个手势能表达这么复杂的意思：我知道，她的确很出色，但我们只是朋友。

多尼和吉姆是两兄弟，他们随手朝马路两侧的窗户扔着雪球，谁也没戴手套。

“啊，猎手，你希望圣诞老人送你什么礼物？”迈克快步走到女孩身侧。

她想了一会儿。“我希望他能让我变得更强壮。”

“变强？那我覺得你找錯人了。耶穌才能讓你變強，聖誕老人只會讓你動搖。”

“好吧，呃，我想要的強大可以裝在盒子里，圓圓的，你明白吧。我希望聖誕老人送我一個巧克力球。”她聳聳肩，“可惜我的愿望总是实现不了。”

“那肯定是你太调皮了。”

萨利觉得浑身血液陡然冲向头顶。迈克在勾引她，混账。

“你把圣诞老人和耶稣弄混了。耶稣才在乎善恶，圣诞老人送什么礼物完全取决于你爹妈能赚多少钱。他送给穷孩子的永远只有便宜的垃圾，要么就干脆跳票。”

迈克大笑起来。“说得也太有道理了。”

伏特加喝光以后，伙伴们拥抱了一轮，拍拍彼此的脊背，互道圣诞快乐，然后分道扬镳。

回家路上他们路过了小得可怜的社区运动场——只有几个秋千和一座滑梯，而且梯子已经不知所踪。猎手径直走向秋千，掸掉上面的雪坐下来。萨利跟着坐上另一架秋千。

白雪覆盖的场地另一头，麦当劳伫立在杰蒙德路对面的暮色中。

“你的朋友很不错，”猎手说，“从他们对待新人的方式就能看出来。”

萨利笑了。“要是新人不够火辣，他们也没这么热情。”

“闭嘴，扬克斯人。”她的话像是训斥，但嘴角却带着笑意。

这样的时刻有其魔力，飘雪的圣诞前夜，安安静静地坐在黑暗中。一股难以抑制的冲动涌上萨利心头，他想探身亲吻猎手。但看着她遥望停车场的剪影，他知道猎手现在完全没有这方面的念头，如果他真的做了，那无异于在两人之间当头浇下一桶冰水。

我只做生意，不找乐子。她曾这么说过。

“你和劳丽有过点什么？”猎手问道。

他一惊。“什么？你怎么知道？”

她咧嘴笑笑。“这是我的超能力之一。”

附近的公寓里飘来音乐——《白色圣诞》，虽然乐声若有若无，但调子清晰可辨。

“带我看看，你是在哪儿找到它的。”猎手说。

它。不需要说得更具体。这些年来萨利带很多人看过他发现它的地方，包括几十位记者。

他领着她走向公寓和高速公路之间的溪流，那里有座天桥，当时他和多尼在桥下比赛赤手捉鲤鱼。

“就是这里。我还可以带你看看墙上的那个豁口，当时一条鲤鱼游了进去，于是我伸手去摸。不过今晚可能不太适合下水。”

猎手探出头试图看清隧道里的黑暗。“霍利迪烧掉樱桃红，带来第二波魔球以后，你是不是立刻就跑来这儿寻球了？”

萨利笑了。“猜得真准。”

她点点头。“新的球很可能藏在和以前一样的地方，这个想法很合理。”

“不难想到。”

溪边已经结冰，但中间的深水仍在流淌，发出悦耳的潺潺声。

猎手的手机响起，有短信。她掏出手机一看就笑了。“是我的韩国妈妈，她祝我圣诞快乐。”她很快发了条回复。“我们最好回去了，圣诞前夜不能留下你妈妈孤零零的。”她的眼里闪烁着点点光芒。

回公寓的路上，猎手说，“那么你们家只有你和你妈？附近没有别的亲戚？明天不会有人敲门，送来圣诞节晚餐的无花果布丁？”

“都没有，就我们俩。如果想吃无花果布丁，那就得自己做。我们的亲戚大多住在匹兹堡附近。我们去匹兹堡过过几次圣诞，但后来还是觉得不如自己过。”

“坏亲戚？”

萨利想了想，搜肠刮肚试图描述得准确一点。“他们不是坏人，只是……有点怪。见面的时候他们都很友好，微笑、握手、闲聊，都很正常。但要是深入相处，你会发现简直跟他们无法沟通。他们痴迷于推理和农务，这就是他们的全部话题。”

“你是说，电视里那种推理节目？”

萨利点头。“夏洛克·福尔摩斯，PBS 那些英国节目，里面的人说的话简直一句都听不懂。他们聊的除了马普尔小姐，就是哪儿能买到最新鲜的芦笋，无籽西瓜的味道如何比不上普通的。”萨利本想

问问猎手的亲戚，然后他想到这个话题恐怕有些不妥。就算她还有亲戚，既然他们没接纳她，那也就不值得提起。

“你说你母亲的家人都住在波多黎各？”

“是的，我从没见过父亲，所以我对他那边的家人没什么了解，除了一位姑妈以外，不过那个人也不值得认识。”

“那么你显然也没有无花果布丁。”

猎手笑了。“没有无花果布丁，什么都没有。除了韩国妈妈以外，我的家庭就是一大块煤球。”

★ ★ ★

早上起床时，猎手穿了件绿毛衣，还有永不离身的手套和军靴。他们喝了点咖啡，然后盘腿坐在地板上拆礼物。萨利向来送了礼就不再关心，但今天是个例外。他迫不及待地想看着猎手拆开他送的手套。

猎手送了他妈妈一顶白色大针织帽。

“这叫休闲帽，”帽子像手风琴一样俏皮地叠在妈妈头上，猎手介绍说，“在我们那片很流行。”

老妈摘下帽子仔细查看，“很漂亮。手工编织的，对吧？”

猎手点点头。“是我织的。”

“哇噢，”萨利惊叹，“能让我看看吗？”妈妈递过帽子，萨利摇头晃脑地欣赏，“真美。我不知道你还会织帽子。”

“毛线可比帽子和毛衣便宜多了。”

萨利的妈妈送了他一本关于魔球的精装新书。每种颜色都有单独的页面介绍。

萨利一直盼着猎手会喜欢他送的礼物，但她的反应仍超越了他

的预期。她哭了。泪水沿着她的脸颊滑落，她举起新手套捂住嘴巴。

“抱歉，”她说，“我只是太喜欢它了。真漂亮。”她冲过来拥抱萨利，吻了吻他的脸颊。“谢谢你的礼物，和你安排的一切。这是我最棒的一个圣诞节。”

她走到圣诞树下，捡起一个裹着卡通雪人包装纸的礼物递给萨利。盒子重得惊人。

萨利笑着把包裹放到耳边摇了摇，然后放下盒子，撕开包装纸和貌不惊人的纸箱。

箱子里是两颗青色魔球。更易入睡，1级稀有。这对球至少花了猎手100块，要么就是她亲自从野外找回来的。

“找到热辣粉那天，你说你睡不好觉。我知道你舍不得烧存货，因为你得赚钱谋生，不过我想，要是你收到一对青色作为礼物，”——猎手耸耸肩——“那么你就只好把它们烧掉了，因为礼物总不能拿去卖。”

萨利不敢相信，这份礼物凝结了猎手多少苦心和积蓄。“哇噢。”他双手各托起一颗魔球。他想告诉她，这实在太贵重了；但他的反应显然让她很开心，他不想破坏这一刻。

“哇噢，”他又赞叹了一遍，“这——我真没想到。谢谢你。”

“动手吧。”妈妈从沙发上探出身子。

萨利看看左手的青球，又看看右手，最后抬头看着猎手。“可以吗？”

猎手点点头。“烧吧。”

“这是我第一次烧球，我会记住一辈子。”他慢慢举起魔球，贴向两侧太阳穴。感觉冰凉而光滑。正如他曾无数次听别人说的，烧球的时候完全没有感觉；他没觉察出任何不同。

但魔球鲜艳的蓝绿色开始消退。他小心翼翼地把它放到地毯上，近乎虔诚。

“第一对，但不会是最后一对。”猎手一跃而起，“现在，去睡会儿吧。”

“我睡不着，”萨利笑道，“我现在兴奋得不得了，我刚刚烧了平生第一对魔球唉。”

“但这正是青球的作用啊。就算你很兴奋，或者脑子里事情很多，你也能睡着。”她伸出一只手，萨利抓住她的手，猎手一把把他从地上拉了起来，推着他走向卧室，“去吧。我们十分钟后来叫醒你。”

于是萨利乖乖去睡了，虽然他一点都不累。刚过两分钟，他已经睡着了。

萨利浑身暖洋洋的，洋溢着圣诞的愉悦，而且非常满足；他蜷缩在躺椅上，打开新书的第一页。这本书介绍的第一种颜色就是樱桃红，很合理，因为樱桃红代表繁殖，它为地球带来了第二波魔球。

书里提到了他的名字，樱桃红的发现者之一。看见自己的名字出现在书上，感觉有点酷。

问题在于，萨利害怕樱桃红将伴他一生。他不希望自己30岁的时候在廉价超市里堆罐头汤，然后被人指指点点，“看见那哥们了吗？他13岁的时候找到了樱桃红。”

樱桃红事件之后的那一年，他和母亲过得很艰难。以为自己得到了250万美元又在瞬间失去，这滋味不足为外人道。

萨利哗啦啦地翻着书页，偶尔停下来看看：薄荷（更加外向），品红（夜视），紫红（擦除记忆）。

“我一直不明白，为什么会有人想烧紫红，”猎手正盘腿坐在他的床上看小电视里的《圣诞故事》，萨利随口攀谈，“谁会想清除自己生命的一部分呢？无论它是好是坏。就算有人付钱给我，我也不愿意擦掉任何一点儿记忆，哪怕是那些最糟糕的。”

猎手非常缓慢地闭上眼睛。“因为你根本没经历过真正糟糕的事情。”

萨利笑了。“你开什么玩笑？我爸是个酒鬼。有一回他狠狠踢了我一脚，我直接从地上飞了起来。老妈离开他之前，我过得惨极了。”

猎手转过头来正面看着他，萨利终于发现自己触了逆鳞。“来，告诉我。你是否曾惊叫着在半夜醒来，因为梦见喝得醉醺醺的老爹狠狠踢了你的屁股？这件事有没有每天每夜萦绕在你心头？多年过去，一想到这件事，你是否仍会浑身冒冷汗，恶心作呕？”

萨利痛恨自己的多嘴。猎手的话让他充满负罪感，就像亲手淹死了一只小狗，他感到很难受。“呃，生活艰难的不止你一个。我妈刚刚失业，要不是找到了热辣粉，下个月我们就付不出房租了。”

“你觉得这就是我们的共同点，对吧？我们都在贫困中长大。但你根本不穷，你只是生活在漂亮郊区里最不起眼的角落。你每天有三顿饭吃，去足球队训练的路上还能拐进麦当劳买包薯条。”她说出“足球队”这个词的语气就像那是种性病一样，“看在上帝的分上，你还有自己的房间。你一点都不穷。你只是觉得自己很穷，因为你周围的其他人都很有钱。”

萨利举起双手。“嘿，你不用这么咄咄逼人。我只是说，对我而言，紫红球不值那个价。”

猎手的语气缓和下来。“抱歉。我只是……我的某些朋友宁可用肾来交换一对紫红。他们经历过的事情你根本无从想象，为了忘掉那些事儿，他们愿意付出任何代价。”

萨利明白，猎手希望得到他的理解，她需要他的理解。

“对不起。有时候我说话就是不经大脑，脱口而出。”

猎手放松下来。“我也经常这样。我不是故意要对你发火，真的很抱歉。”